



蕉風月刊

一九七四年九月號 259 期



KDN 7603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59 期 ● 一九七四年九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38,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蕉風月刊

二五九期

目錄

■封面畫·馬蹄聲碎(銅版畫)·庫恩堡

■論述

千年樹文化·鄭百年·4

「詩情」與「詩想」的探討·9

一個新聞翻譯者的觀點·17

■專題

拜訪趙無極·牧羚奴·20

繪畫夢與幻象·小菲譯·26

與庫恩堡談·牧羚奴·29

■詩

山的本色·小布·34

■專題

將軍令·溫瑞安·35

江湖路遠(將軍令詩集跋)·溫瑞安·42

擊打着自己的旗(將軍令詩集序)·溫任平·45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散文

夢話·溫任平·49

二葉之二·西河洲·52

蘆花遍山白·周清嘯·55

這種眼神·何榮良·59

■專欄

輕描集·邁克·62

閒思錄·黃潤岳·65

■小說

看一個多面琉璃球·69

叛逆·小坦西·74

有一種風·林燕何·77

又是一天·陸永光·85

■風訊·編輯室·93

千年樹文化

樹一棵茁壯的大樹，要它臨風招展、陰涼千里，必須講究它所根植的土壤，也必須講究它所潤吸的清雨甘露，然後，再等它十年；樹一個堅強的大智大慧者，要它渡千萬子民、垂訓天地，先天地他的內心必須安上靈氣，後天地必須有名師的渲染烘托，勞其心志，餓其體膚，然後，再等他百年！要樹一國的文化，要這文化在黑暗的暴風雨裏會劈電發光，要這文化在千股萬股洪流席捲宇宙時，能够呼鬼哭、叫神泣，那就不是十年、百年的事了。

黃河流域在上古的時候，其實是個多元民族雜居的地區，夏、商、周三代雖是一脈相承，但是，他們却是三種民族。在這之前，還有所謂華夏集團、東夷集團及苗蠻集團，夏代取得中華民族「正統」的代表權，五百年後另一民族商起而代之，再五百年後，黃河西北岸另一民族周以長江後浪推前浪推翻了商民族，取得了中華民族「正統」的「玉璽」。假如我們要用現在的學術術語來說的話，我們應該說，夏、商及周是三個不同的「部落民族」，他們把某一部落的政權推翻以後，就把該部落「集體移民」，周待商如此，商待夏大概也如此。

在這一大大段時間裏，有沒有所謂「中華文化」？甚麼是「中華文化」？不但沒有，而且不知何所指。周有周的文化，商有商的文化，夏也有夏的文化！說「三代之時，中國有兩、

三種文化」，一點也不出毛病。生活在春秋中葉的孔子，曾經說過：「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孔子說這些話的時候，上距周朝的建立已經五百多年了；然而，孔子還能分辨得出，周文化因襲殷文化、殷文化因襲夏文化的痕跡！相反的，孔子又說過：「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杞、宋分別是夏、殷的後代；孔子說，他已經不能從這兩個「後裔國家」觀察出他們「祖」國的文化了。這說明甚麼？中華文化已經開始形成和出現了！

從夏到商，從商到西周，從西周到春秋中葉，是一千五百多年！黃河流域，這支氾濫可以衝破天柱讓地東南傾、吼怒可以鞭撻地祇讓它改道的大河流，經過一千五百年的狂奔、衝刺、捶撞和火煉後，終於，淘白水成黃流，化泥沙成黃金；黃流可以映日月，黃金可以照山川——中華文化，一支與日月山川同朽的東方文化，開始發光，開始發熱！一千五百年，是一千五百年的孕、育而後始有的怒放；樹文化千年，樹文化千年呵。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儘管有好幾種說法，但是，比較信得住的是東漢明帝永平年間；一百年後，後漢書郎顛襄楷列傳說：「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即浮圖、佛圖，即佛；那個時候，佛教方始以「外國宗教」的形式進入宮中。在這段時間裏，我們可以說是佛教的輸入時期。

佛教思想和中國固有的思想有許多根本上的不同。佛教是個人的、出世的，中國思想却是家族的、現世的。因此，佛教輸入以後，一些對中國文化、佛教文化有深刻認識的智識份子，紛紛著書立說，形成一種反動的勢力！如顧歡的夷夏論、梁朝的三破論及范縝的神滅論等等。然而，這時候的佛教界却出現了幾位第一流的大智大慧人物，第一位是道安，他有三大貢獻：注釋舊譯諸經，使文理會通，經義明顯；撰佛經目錄，使後世可參考；制定僧尼軌範，為中國佛教定則。第二位是鳩摩羅什，他的兩大貢獻是：以明白曉暢的文筆翻譯佛典，打破當時駢體文的譯筆，使佛經傳播得更遠、更久；栽培後學，僧叡、僧肇都是第一流的大法師。第三位是慧遠，他的兩大貢獻是：創立淨土宗，為佛界開宗派；著沙門不敬王者論，為佛教奠下超然的地位。在這時期裏，有人高聲抗議，表示懷疑；有人邀眾捐軀，為「外國宗教」打根基，我們叫它為「懷疑時期」，歷時四百餘年。

第五世紀初葉，中國又出現了一位如龍馬活潑、如鳳凰輕快的大智大慧人物，道生。道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精通莊子，又看透了佛理也有部份此思想，於是運其無邊佛法，挖而出之，然後，配上莊子的理論發而揮之！他曾經喟然歎道：「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這明明就是莊子語！「頓悟成佛論」「一闡提人皆得成佛」是他革命性的理論；是他，從莊子裏運輸思想以接濟佛教；是他，從佛典裏劈去繁瑣哲學以打通中國人的性格。然而，他的頓悟論，三百年後才成功！

三百年後第七世紀中葉，逐漸走上「佛外莊內」、逐漸遠離印度原始佛教而走上「中國化」的佛教，掀起了一波大革命——浪漫主義運動。慧能，一位不識字的廣東和尚，在取得弘忍的衣鉢成爲六祖後，爲中國佛教開創大事業——中國禪的祖師。他提倡「不用求淨土，淨土只在你心中；不用坐禪，見你本性即是禪」，易而言之，「我本性元來清淨，識心見性，自成佛道」，道不必外求，道自在你心中！這種哲理和境界，簡直就是老莊。他的思想言行記錄「法寶壇經」，是中國和尚所寫最偉大的佛學著作，是全套大藏經裏唯一被尊奉爲「經」的中國著作，可以跟金剛經、法華經及維摩詰經並駕齊驅而毫無愧色。從這個時候，中國已經把佛教「中國化」、「老莊化」了！這時候的「佛學」，已是中華文化的一部份了。

慧能的大弟子——神會，發揮了他的天才，以八十多歲老禪師的高齡，爲中國的禪學開拓更寬的土地、更高的境界。他提倡「頓悟」，駁斥「漸修」，一句話，浪漫主義的推動者。慧能沒有神會，慧能不會有今天的地位；中國而無神會，中國無法在這個時候融合佛教；然而，他到第七世紀的後半葉，才被豎入歷史神碑——朝廷勅立爲第七祖。中國的禪宗，這時才正式地確立了。這個時候，正是李唐時代，是佛教印度思想「中國化」「家常化」(Domestication)的時代，我們稱爲「整理時期」。

第九世紀六十年代，中國佛學——禪宗——開始進入巔峰，滙成爲中華文化的一股大潮流。自此以後，佛學爲中華文化所佔有，佛學爲中華文化發光、散熱！光耀如黑夜裏的禪燈，烘熱如冬夜裏的禪房，歷久而不絕。

從慧能上推漢明帝永平，是七百年；禪學開始注入中華文化、與中華文化共同奔放飛

馳，上距漢明帝永平，有九百多年！佛教以印度的一股思想急流衝進中華文化，然後，滙合老莊思想轉過了河套，衝過了中華文化的心臟——洛陽、開封、山東，然後，以壯闊洶湧的波濤，以澎湃、沸騰的洪流，拂山倒海地傾注東海——亞洲的文化搖籃。九百多年，九百多年呵！今天的東海，是萬頃琉璃萬頃波光，福地、寶坊、洞天、陰涼日本，造福朝鮮、越南。哎，千年樹文化呵，千年樹文化。

說十年內樹文化，那是奢談；說百年內樹文化，那是不踏實。山海經有這麼一則故事：天地分判的時候，爲了要有晝夜、風雨之別，帝俊在太行山之西、崑崙山之東，投下了一顆光芒萬丈的大圓珠，山川烘托以靈氣，宇宙孕育以精魂，百獸歌詠，萬民讚揚，日日月月，百年千年，呵！千年之後，天驚地歎，雷光石火，一隻巨大無比的「應龍」誕生了！他張目爲晝，閉目爲夜；他呼爲風，吸爲雨；萬民以之生，萬物以之死。要樹一國的文化，要樹一洲的文化，要這文化張目爲晝、閉目爲夜、呼風吸雨、生萬民、死萬物，豈是十年百年的事！

時間，時間，我們需要十個一百年的時間；孕育、締造、脫胎，還有換骨，還有呱呱墜地的啼鳴！此外，我們還需要第一流的大智大慧人物，生龍活虎如慧能，氣吞江湖如神會，光燄萬丈如道安，來催生，來接胎！

文化的核心是思想、道德和倫理，音樂、藝術、宗教是文化的皮，舞獅、習俗是皮上的毛。說舞獅就是馬來西亞華人文化，是知其一不知有二；馬來西亞華人只要保持了他們固有傳統的思想道德，即使沒有舞獅，他們的文化依然存在。馬來西亞要有馬來西亞文化，是任何人都贊成的事；但是，要馬來西亞文化能獨立亞洲、雄視世界、媲美中華文化、印度文化、歐洲文化、美洲文化，那就不是十年百年的事了。這是一樁大事業，是一樁千人萬人、千手萬手的大事業；在創建這樁大事業的過程中。

一、鼓勵各族文化儘量發揚他們的核心傳統文化，華人應該發揚他們的思想道德，馬來人應該發揚他們的回教文化；直線繼承式的發揚，將會驅使未來馬來西亞文化臻達繁富燦爛的境地。

二、鼓勵各族文化作橫面的吸收，交互摭取，促成各族間的文化交流。中華文化是世界

最古老的文化，是世界的不朽，閃爍宇宙；回教曾經是東西之間的明燈，締造令人讚賞的文化寶藏；融合此二文化，是馬來西亞文化的最佳途徑。

三、鼓勵各族學人以博大的胸襟、高瞻遠矚的眼光，作多種文化的研究和調合。回教一度流行於中國，成爲中國宗教之一；中華文化的思想道德會受回教傳教士的讚賞、尊重和膺服，並且列爲教規；千年之內馬來西亞必須有大智大慧的第一流人物，無我見，不偏激，以去蕪存菁的刀法，作文化的調整、妥協和締造。

文化如花，有梅花，有櫻花，有玫瑰花；梅花純如玉、堅如冰，任炎夏之煎熬，任嚴冬之摧凍，都能獨秀天下；櫻花豔如嬌陽，嫩如朝露，美而芳，秀而潤，却可流風四方；玫瑰花托以環身的荊棘，花瓣纍纍，圍抱重重，不芳，不屈，招搖五洲。大紅花，一籬一籬的大紅花，一垂一垂的大紅花，豔，麗，流風四方乎？招搖五洲乎？讓千年來烘托，讓千年來雕琢吧。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只要他們有意在文化上爲人類留下不朽的勳業的話，他們大致上都必須培養出他們自己的國家風格、民族風格。在風格形成之前或者形成的過程中，必須出現一些大智大慧的哲學家、思想家，根據自己的民族生活環境、生活習慣以及民族性格，締造出一套符合全民的哲學思想及價值觀念。同時，這個國家還必須斷斷續續地出現無數文學家、詩人、藝術家，對這套哲學思想及價值觀念作文學及藝術上的創作！這是個漫長的旅程，這是無數智慧的累積；願蒼天早生貴人，願蒼天早生貴人呵。

七月十五日

流川

「詩情」與「詩想」的探討

中外古今詩論家，都一致認爲：詩是詩人內心情感的表露。鍾嶸「詩品序」曾言：「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這兒所說的「搖蕩性情」，就是指詩人的內心活動。當詩人的內在情感，受到外物的刺激而有所波動，詩人將自我的情感，用文字表達出來，那就是詩了。雪萊說：「詩是情緒的表現」，其意與鍾嶸所說的，是相互膺合，毫無抵牾。可見，詩，確實是詩人情感的表露，那是無庸否認的。但是，由于艾略特說過：

“The emotion of art is impersonal.”

“Poetry is not a turning loose of emotion, but an escape from emotion; it is not the expression of personality, but an escape from personality.”

這些話語，不僅經常被人廣泛引用，全時也激起了人們對詩的「知性」（詩想）的莫大注視；因而，「知性」與「感情」（詩情），遂成爲近代詩壇上爭論的問題。這種影響，遠者莫論，僅就台灣而言，即顯得空前熱烈。

賈子豪在「詩的表現方法」一書中，就把一切深具「感性」的詩作，視爲「浪漫派」，並認爲此種「浪漫派」的作品，「不難理解，無晦澀，無暗喻，多數作品，都以「開門見山

的手法來寫。除了沉雄、豪邁、婉約、纏綿的情緒而外，則感平易，缺少令人回味的深度。「紀弦不但竭力倡導「抒情主義要不得」，且更落力強調「詩想」，摒棄「詩情」(他的主張，詳見「紀弦論現代詩」)他倆的論點，我以為，那只是一種極其淺顯的理解，換言之，即對詩中所體現的「情思」，尙未能全盤了然。林鍾隆的「現代詩的解說與評論」曾記載了一段言論：「折戟沈沙鐵未銷」，如體會到的是：鐵是頗耐水浸的，這是知性的問題；……「烽火連三月，家書抵黃金」，如體會到的是：「戰亂期間的家書，有萬金的價值。」這是知性問題。「顯然，林鍾隆是把所謂的「知性」，當作是一般的普通知識而言，那是大錯特錯的。如果詩中所表露的「知」，是與普通知識有關，那麼，我們去寫科學常識之類的文章，不是更具有準確的「知性」麼？我們又何苦去寫甚麼詩呢？可見，林鍾隆所說的「知性」，顯然是離詩的本質太遙遠了。

我經常都以爲，如果我們一味遵循「權威」並以爲「權威」的論說是一百巴仙的準確，那麼，我們將會有甚麼獨創的精神呢？因此，我個人對於賈子豪、紀弦、林鍾隆的看法，不表贊全；全時，對於艾略特所強調的 *impersonal*，也認爲確有商榷或補充的餘地。

爲了更深一層地研討「詩情」與「詩想」，請容我概述一些中國舊詩論家具有代表性的理論，以爲我寫本文的立論依据。茲將有關「詩情」與「詩想」的論說，分述如下：以窺一斑：

「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又說，「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可見，「毛詩序」的作者(不知爲何許人)，一方面認爲詩是表露詩人的情感(即「志」)，但是，另一方面，則在強調詩的情感，必須要受「聖教」(即「先王之澤也」)的薰陶，這麼一來，詩就能够起着積極的作用。如「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由此可知「毛詩序」的作者，在論「詩情」時，並未跳出那種被「聖教」所束縛的框子。這種以「社會功效」或「道德標準」來判斷「詩情」顯然是詩向前邁進的絆腳石。

衆所共知，朱熹是宋朝首屈一指的理學家，承繼了孔孟「人性本善」的哲學觀點，所以，他對「詩情」的看法，除重視詩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尤特別垂注「詩情」的道德標準。在他的「詩集傳」中，有這麼樣的見解：「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餘也。心之所存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可見，朱熹一方面強調「詩情」要真，詩人寫詩的情感，必須是真實的流露，切忌造作；另一方面，却非常重視「詩情」的「正」；他以爲「真」是寫詩的基本條件，如果「詩情」是「真」，却不一定「正」；但是，如果「詩情」是「正」，那麼詩人的情感，必定是「真」的。由于持着「詩情」的「真」、「正」，故他非常稱許陶淵明的詩，因陶淵明人格高超，寫詩時是不假人力；相反的，蘇東坡在寫詩時，是按照詩式來寫(即假于人力)，雖是才華超群，但與陶淵明一比較，却是遠遜一籌。

朱熹更說：「……諸詩(按：概指盛唐詩作)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于此。其與玩意于空言，以較工拙于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這種從「功利主義」爲出發點的詩論，我深切感到，委實窒扼了藝術的靈魂，這就難怪他會寫出「仁術」這樣的詩：「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書，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殼鯨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此詩的情感雖是「真」、「正」但是，若以詩論詩，却是一首拙劣的作品。本詩除押「真」韻外，全首詩讀起來，呆板生硬，一點詩味也沒有，大概是因爲「言盡意盡」，在詩中大發議論，戮力提倡儒家的「仁學」吧。由此可見，如果詩人蓄意以「理」(知性)入詩，顯然是會斬斷詩藝術的生機，使詩遠離本來所具有的特質。

經上所敘，我們即可知道，這些詩論者，均具有深厚的儒家思想，因而規定表現在詩中的感情，必須要有「教化」的作用，易言之，就是以道德標準的價值來判斷詩情，進而決定一首詩的好壞。由上觀之，中國一些舊詩論者所提倡的詩情，是須由「聖教」裁判，他們的立言目的，是可以分辨的，那就是：詩不再是獨立的一門藝術，她只不過是一種工具，被利用來「治國平天下」。這種強調詩情的實用態度，顯然是深受儒家大槓頭的影響。孔子曾說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這番言論，附和的人相當多，朱熹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我們不能忽視那些非儒家派的理論，換一句話說，即是那些真正針對本質而提出來的有關詩情與詩想問題的人——這些人的觀點，由于乃踏實對詩本質的探討，顯然對詩論或詩創作，有很大的裨益。我以為，若僅就有關詩的「知性」方面而言，嚴羽的詩論，可說是這群人中翹楚。

嚴羽曾說過一段極其精闢的話：「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無以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者也。」這雖是說詩的本質，異于其他文體，但主要乃在表明，詩並非一種可習的知識或是個人認識思考所能得的，也非由文字中可求得或清楚表達的；以「理」入詩，並非詩的特質（如上舉朱熹的「仁術」即是），相反的，却是指詩能表現出無窮的「理」來。因詩與一般說理性的文體不全，詩自有其特殊的本質。清代詩論家潘德輿的「養一齋詩話」曾說：「理語不可入詩中，詩境不可出理外」，我們即可清楚：嚴羽所強調的是，詩不可用理語，但詩境却要有至理，那是不在話下的。由于詩是「不涉理路，不落言詮」的，所以，嚴羽特別激賞詩的「言外之意致」（即他所說的「興趣」），嚴羽曾言：

「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尋；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又說：「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按：指南北朝）尚詞而病于理，本朝人（按：指宋朝）尚理而病于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尋。」

從上引諸點看來，嚴羽所強調的，是「羚羊掛角，無迹可尋」的詩，故稱許漢魏詩為「氣象混沌，難以摘句」，讚揚唐詩為「有似蠶非蠶處」、「有似拙非拙處」，貶抑晉南北朝的詩為有佳句，而無至理（當然陶淵明的作品是例外）。因嚴羽持有此種詩觀，故主張應以「禪」喻「詩」，也主張詩道之「悟」（如他說：「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禪」是至理的學問，但却以「悟」為主，實在並非習得的知識或思考，所能窺其堂奧的。

我如此煩贅地介紹嚴羽的詩論，無非在于說明，詩中的「知性」，並非像林鐘隆所說的只是一般知識，而是詩中的至理（或是嚴羽所說的「意興」）；另一方面，有關「詩想」的問題，早在艾略特提出之前，中國的舊詩論家，却已有所論析。從此兩方面看來，我們着實應當重視中國的舊詩論，進而與時下的一般理論，作個比較，建立起我們自己的詩觀，這是項十分艱難的工作。

粗略知道了中國舊詩論者對「詩情」與「詩想」的見解後，請容筆者提出個人的看法。如果我們將詩當成是一種有機體，那麼，我們是沒有理由把「情」、「知」分割開來個別討論，一如紀茲此人的觀點，甚而是艾略特的論說。在宇宙中或是在現實的社會裏，事物之間的關係，不可絕對分開兩段，如上下，世上無「上」，那會有「下」？無「下」，那會有「上」？當我們談上下時，當是以上下合起來談的。好壞也是如此。世上如果沒有「好」，那會有「壞」？沒有「壞」，那會有「好」呢？全樣的，有無、動靜、大小、美醜、輕重、陰陽、貧富、貴賤、深淺、高低、智愚……等等，莫不如此。可見，事物的關係，實在是一種有機的整體，所以，我們在談詩時，堅決不可只談詩中的「情」，或僅說詩中的「理」，情理應是與天地相全，不能完全孤立割裂說明。

因為詩人在寫詩時，乃由于內心的情感，受到外物的刺激（或是一種內在經驗的再生），以致情、思醞釀，交融而把詩寫了下來；因此，由詩人筆下所展現的「理」，決非與詩人的情感無關，而是融合了詩人的感情。譬如：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以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陶淵明：飲酒詩）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二句詩，不但表現了詩人的「悠適」心情，全時也寫出了詩人厭惡人世間混濁的哲理——即一種超脫塵俗的人生哲理的看法。如果我們說這首詩乃在表現詩人的情緒，或只在說明詩人的哲理，那當然是說不過去的。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瀾，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杜甫：旅夜書懷）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在闡明詩人對文章寫作、官宦生涯的一種看法，事實上，也刻劃了詩人的「失意、落拓」的心情。

由上可知，情、理乃是不可分割的，我們在談詩時，有所謂的「詩情」、「詩想」，只

是以形式區分，即以「名」稱之而已，如上下、好壞……等是，並非各個獨立，其理昭然，而一般人強要把情、理分開敘述，顯然是不對的。所以，我堅持：詩境中所展示的情、理，乃是因為詩人已將情理溶解一起，換言之，即是「理中生情，情中含理」，或是「理在情外，情在理中」。了解了情理的密切關係後，我們對於紀弦所特別強調的「詩想」，當然是不易接受的，因他完全摒除「詩情」，顯然尙未能真正了解詩的特質；而艾略特所說的「不具個性」，很明顯的。也是有欠嚴密之處，不知諸君爲然否？

當然，寫詩需要真實的情感，萬勿假情僞意，但是，這種真情，並非直露地表現在詩中，實言之，即是詩中的情，決非一百巴仙像「現實的我」；如果詩中的情，是一百巴仙「現實的我」的反映，那麼，詩就會失去它所具有的殊異的藝術性了。例如：有位婦人剛喪夫，當然是悲痛欲絕，於是捶胸頓足，呼天搶地，號啕大哭！涕淚俱下，但如果把她當時的心情，完全不蘊蓄地表達在詩中，那麼，這首詩一定是不值得一讀，因爲如此寫出來的詩，不是大口號化，便是太散文化，一點詩味也沒有；相反的，如果欲將此哀情，宛轉地表現出來，即要經過一種知性的過濾，把粗俗野陋的情感，轉換爲純粹的意味深長的藝術情緒，那麼，這首詩，就有可讀的地方了——我猜想，艾略特所說的「不具個性」，大概就是專指這方面而言。

「大風起兮雲飛揚，壯士一去兮不復返，安得猛士兮歸故鄉！」（劉邦：大風歌）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離不逝，離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項羽：

垓下歌）

這兩首歌，自古稱爲佳作，因真情流露無遺之故。可是，我却認爲，這種流露出來的真情，全是直接的，一點也不宛轉；作者沒經過知性的過濾，而將「現實的我」的情感，直露地表現出來，我覺得，並非是傑出的作品。前者是一種「得意」的狂喜，表現了一種「心迷」的情緒；後者却是「失意」的悲痛，表現了一種「魂喪」之情；當然不是上乘之作。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清代詩論家王夫之似乎曾說過這樣的話：「英雄蘊藉，英雄不以蘊藉，真屠狗夫耳。」可見，即使是「胸無點墨」（恕我用這樣的字眼）的「英雄」，當他寫詩時，也不該把自我的情感，直接表露出來，他是應當將情感，蘊蓄、宛轉、曲折地表達，否則，用

王夫之的話說，他就不是甚麼「英雄」，而是一個「屠狗夫」罷了。

去年，我曾在蕉風309期發表過一篇題爲「析論劉詠的『神思』及其他」的論說文，內中會引析杜甫的一首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也是一首表現一種「狂喜」的心情的詩，雖然，前二聯是「現實的我」的表露，可是，至後二聯，尤其是「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這一聯，已把「現實的我」的心情，轉換爲藝術的情緒，故意味深長，耐人久誦。這種非直露的表達手法，當然不是「大風歌」所能匹敵的。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

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元稹：行宮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

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金昌緒：春怨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

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李白：玉階怨

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李益：江南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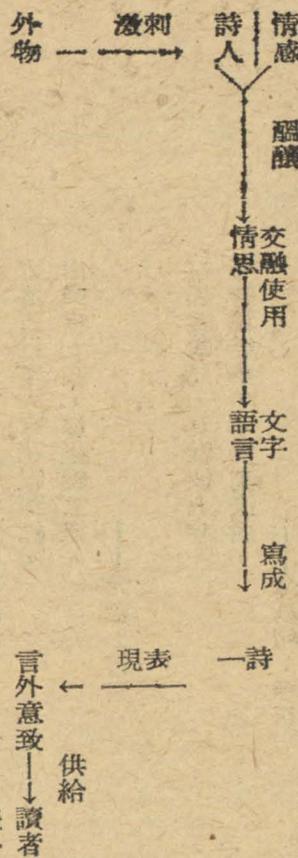
這四首絕句，原本是寫閨中怨婦的哀情，但是，由于作者把己我的真情，轉換爲詩的藝術情緒，所以，當我們誦讀時，就不會有一種直透的「魂喪」的感覺，換得到的，却是一種不深不淺的哀怨，較之「垓下歌」那種直露的「呼天搶地」的情感，顯然是要高上一籌。

我不妨在此再三強調，寫詩畢竟是以詩人的「真情」爲主，但非指直露之情；當詩人婉轉地將己我之情寫出，而又能在情外見其至理，那自是最上乘的作品了。如：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

「餞別」當然是憂多於樂，但因作者洞悉到「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的至理，故而把「煩憂」之心，轉換為與諸友人酣酒朗談，逸興遄飛，從而表達出作者的「曠灑」的人生觀，故謂「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這樣的詩，我個人以為，當然又比上舉四首寫閨怨的絕句詩，遠高一籌以上。

綜合上述我所作的析論，大家一定會清楚，我是主張寫詩應以「真情」為主，但此「情」却宜蘊蓄表達出來，切莫只是直露而已；另一方面，我又特別強調，最上乘的詩作，當是情、理交融而成，使詩能够「理中生情，情中含理」，顯現出言外之意致，令人回味無窮。茲製錢表如下，以作個結論。



脫稿于七四·七·廿九。

賴瑞和

一個新聞翻譯者的觀點

一位心細的讀者可能會驚訝的發現到，在「翻譯的藝術」（台北，晨鐘，一九七一）裏，新聞翻譯竟和英詩及莎士比亞的中譯同時受到學者的注意和探討。這本標題有點不賞的書，收了四篇討論新聞翻譯的論文；這四篇文章和陳祖文的「英詩中譯」、刑光祖的「譯詩理論的探討」及其他關於文學翻譯的論述放在一起，顯得有點怪，有點不調和。不管我們對翻譯的看法如何，我們都可以同意文學翻譯是藝術這種廣泛的說法。但新聞翻譯是藝術嗎？

當然，這是出版商東拼西湊的結果——我們甚至不曉得本書的編者是誰，書內也沒有編者引言這類一本選集應該有的編輯資料。但我以為這也反映了我們翻譯界一個含糊的現象——沒有劃清文學翻譯和新聞翻譯的界線，彷彿這兩種性質不同，要求不同的工作是處於同等地位。余光中先生在「翻譯和創作」一文裏便混淆這界線而不知覺地「高估」了新聞翻譯。他引艾略特，傑佛斯，愛倫坡等人的詩，也引「一個有關聯合國的消息」這種新聞翻譯句子

奇怪的是，在這方面余先生並非僅有的一人。林以亮先生在「林以亮論翻譯」和蔡思果先生在「翻譯研究」中討論翻譯問題時，完全不覺得有必要以不同的觀點分別看新聞翻譯和

文學翻譯，有必要採用不同的品評標準。他們似乎太看重新聞翻譯了，對中文報館裏那些外國新聞電訊翻譯者寄以過份期望。余光中先生甚至擔憂新聞的公式化翻譯體，「正嚴重地威脅美好的節奏」，又說「在報紙，電視，廣播等等大眾傳播工具的圍襲下，對優美中文特具敏感的人，每天真不知道要忍受這種翻譯體多少次的虐待！」但顯而易見的，他們未考慮到新聞翻譯者是否得為本國文字的腐蝕負責任，而把這重任交給新聞翻譯者是否公平。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忽略了新聞翻譯者對他本身工作所持的態度。而忽略這點我們很難對整個問題有個平衡的看法。

不管論者的期望如何，新聞翻譯者本身對他的工作是否會嚴肅看待，是十分令人懷疑的。一位剛進報館作新聞翻譯的人，也許會以新鮮的好奇去做這種每天在五六小時內譯出二三千字的工作。但他遲早會發現到，新聞翻譯有許多內在的侷限，有它一定的程序，以及這工作加諸於他的種種限制。這覺醒無疑會影響他的工作態度。如果他對翻譯還有興趣，他祇好轉向文學或其他形式的翻譯去追求那種自由；若他留下來作新聞翻譯，他祇好消極地承認，新聞翻譯到底是十分機械化的工作，或許有一天可由機器翻譯取代。

余也魯先生說，新聞翻譯者是「新聞傳遞線上的重要把關人」。這話得有些修飾。余先生所謂的「新聞翻譯者」，其實是指外國新聞的選稿人；這人通常是執行報館編輯政策的較高級人員。純粹負責翻譯的所把的關，根本不重要。他頂多能把一篇選稿人發下來的新聞稿的某些無關重要的段落刪去不譯，或把火辣的文字，例如共產通訊社在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抨擊，譯得較溫和或更火辣。但他上面還有一個編輯人，這譯法可能遭到修改。

翻譯本是一種高級的文字遊戲；譯者得到的最大滿足和酬勞就是把別國的優秀作品譯成本國文字，而在實際或想像中負起一種文化交流的任務。但新聞翻譯者難以在這方面担任什麼要角。新聞本身就是明日黃花的東西。僅僅為不懂外文的讀者報導外國新聞，並沒有文學翻譯者所負的文化重任可言。新聞翻譯者難以想像自己是在執行紀德交給每一國作家的那個著名任務。同時，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他會很敏感的覺得，新聞通過翻譯是十分落伍的報導方式，而不免懷疑這工作的意義。從他的觀點看，余光中先生等人的期望和指責都頗不公平。

說新聞翻譯機械化，一方面等於說這工作對譯者的學識修養的需求，不同於文學翻譯對該種譯者的要求。有人說新聞翻譯者應該通曉政治、軍事、經濟、文學、藝術各方面的知識。這說法不錯，但這些知識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不足為道。如果說新聞翻譯者僅為了翻譯而應對每一樣學識作深廣的研究，在我們這個專業化的時代，那是一種很笨拙的使用知識的方法。近代翻譯論者說文學翻譯也是一種「創作」時，他們其實在暗示譯者「創作性」地動用他的一切文學修養。但新聞翻譯者使用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卻是十分機械化的。

另一方面，新聞翻譯的機械化當然也源自新聞體裁的單調。英文系的教授永遠是以不屑的口吻說「那是新聞體」。而實際上新聞文字確沒有文學作品那樣豐富多變化；對於一個整天「玩弄」文字而整天碰到「發言人」，「某某引述某某的話說」，「跡象顯示」這些新聞濫調的譯者而言，這是十分無色無味的事情。一旦新聞翻譯者對他的工作的意義產生懷疑，並對它抱著一種撞鐘和尚的態度，我們就可以瞭解為什麼他筆下會出現「一個有關聯合國的消息」這類句子了。

新聞翻譯者的處境和文學翻譯者的另一點不同，在於前者的工作純粹是種職業，而後者即使是職業翻譯者，至少也會有文學上的考慮和責任。這好比「工匠」和「藝術家」的分別。新聞翻譯者最主要的考慮是翻譯的速度和明確。在他來說，趕得上截稿時間和譯文能够明白表達意思，（「戴高樂總統逝世，法國成了寡婦」），他便算盡責了。當然，他若願意他可以力求翻譯的最理想境界（戴高樂總統逝世，法國頓失所天）——林以亮先生的例子。但他沒有這個若強求即不公平的義務，甚至也往往沒有這種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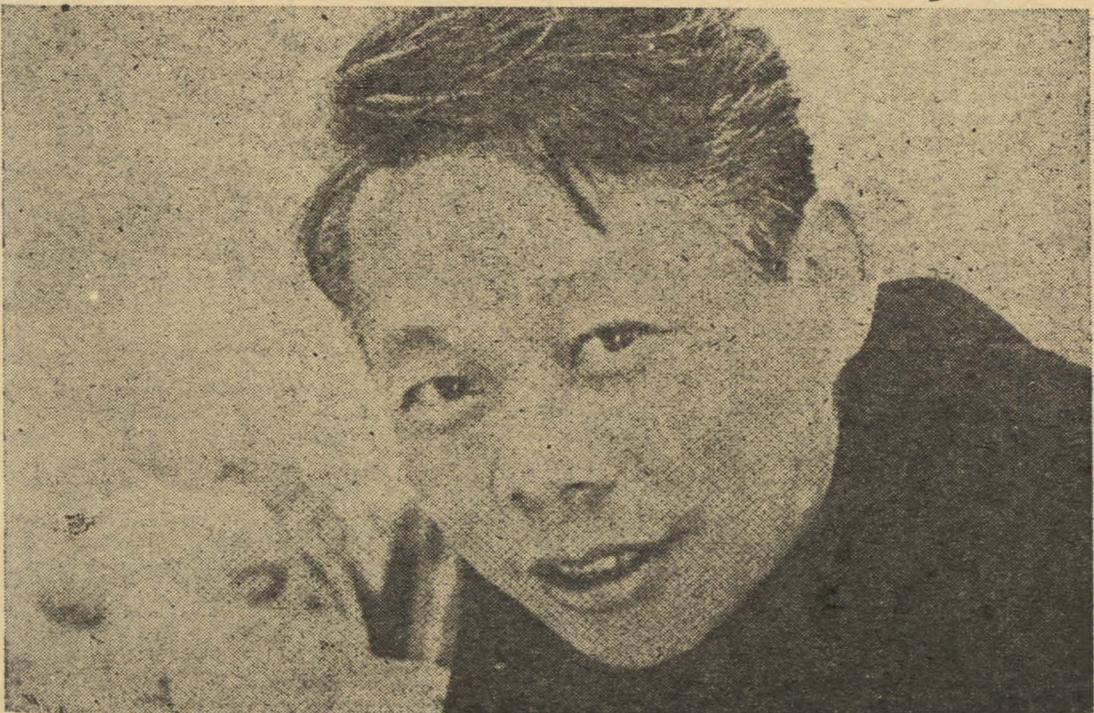
但論者在指責新聞翻譯者「破壞優美的中文」時，都未考慮到他的處境，他的懷疑和態度。新聞翻譯者的服務基本上絕對是一種社會服務；和新聞記者一樣，他不負甚麼文化上的責任，沒有「義務」維護本國文字不受腐化——這應該主要是作家和文字學家的責任。這種消極態度一方面反映他對這工作種種侷限的無可奈何的抗議，另一方面反映整個中文報業制度的落後。

一九七四年八月廿六日

牧羚奴

拜訪趙無極

——秋日記片斷



趙無極近影

下午四時四十分與 Chehc 到趙無極家。他接見我們時身披白色工作服，像個醫生，雙鬢斑白，滿臉紅光，一口標準華語與頗為流利的法語。他於一九四八年抵達巴黎這個藝術大賭場，至今已廿六年。

進門，一部豪華的跑車。

在精緻的會客廳的牆上，懸着 Vieira da Silva 與米梭的抽象畫，几上幾件雕塑，從風格看，我猜想是 Arp 的作品，我跟 Chehc 說：「是 Arp 的。」至到趙提着冷飲出來時問他，才知道是他的夫人朱纓璽的。朱纓原名陳美琴，趙的友朋都喚她 May。她於七二年三月病逝巴黎。

今午有個 Dubuffet 的預展，他誤了點，到場時已關門。他剛回家不久。

趙無極於去年應中國駐法大使的邀請到中國訪問，並於歸國（他是法國籍）後在「快訊」新聞週刊的一項訪談中發表觀感。

我告訴他在港台一些刊物上經常有關於他的報導與評介的文字。他說：「台灣開始罵我了。」

他表示：中國變了，中國人民也變了。今日的中國人民在閱讀書寫各方面已大有進步，可是畫家並沒有多大改變。在國內的新交舊友仍然在畫舊的東西，沒有多大新創。政治當然是主要的影响，其次是畫家缺乏觀摩別國藝術的機會，當然，他們也沒這需要；畫家之間更無競爭可言，沒有競爭便不會激勵自己，這也影响進步。

所以，在中國，沒有人「看得懂」他的所謂抽象畫。「那是什麼東西嘛？」他曾經參觀一間學校，學生們並不認識誰是趙無極。「結果是，我上了他們一課。」

Chehc：「中國藝術家的信條是：藝術應反映生活現實，應為工農兵服務。」

趙答：「他們把生活現實給簡單化了。」

我噙出一串在本地區據稱是「蜚聲國際」的藝術家的大名，問這位在國際藝壇上真有地盤也真能自成氣候的華裔抽象畫家認不認識？趙無極表示從未聽過他們的名字，說道：「藝術家那麼多，一時也記不起來。」足見「國際」的含糊，恰如趙無極與畢加索，固一樣國際，中間仍有距離。

說到抽象畫，我想起以前看過台灣某些抽象畫家的一些理論，說抽象畫是中國現代畫的主流等等，「你是有代表性的抽象畫家，你對『主流』有何意見？」

他答道：「抽象畫到今天已成 classic。而且，畫派一向來是很多的，什麼才算是主流呢？」

他以為畫家可分為兩類：一是 local，只揚名本土；另一類 international，揚名全球，如 Pollock，一提起他，世人都曉得。即使是米梭，在美洲並不算有名。米梭是他的老友。

「你們跟米梭談些什麼？」

「亞洲，另一半是聖餐問題。」Chehe添說：「你試過沒有？」

趙：「他每次作實驗都有醫生在旁。他說我不够 solid，不贊成我試。其實，我也沒這需要。」我發現他很愛用「需要」這兩個字眼。

Chehe：「你也寫詩？」

趙：「畫都搞不好，還寫詩呢。」

趙無極從名字到作品都是很道家的。他愛老莊，而評介者總是將他的抽象藝術境界跟「道」連在一起；在他之後的中國現代抽象藝術家也一樣愛跟「道」結緣；或許這是時尚，不過，能跟「道」在一塊兒好像是很神秘的。但是，「道」是一種現實，它與時下許多人愛掛在嘴上的「妄念不生即禪」是一樣有山有水又有樓台的「具象」世界，除非你有向腳底下窮究的經驗，曾在蒲團上苦坐十年廿年，或者吃過聖餐，你終不免是「用意畫」，評者「用意論」，觀者「用意猜」，終不知「李白原來是秀才」。時下的抽象畫是「抽象畫」，跟真實不虛法喜充滿的「道」是兩回事。密勒日巴從未有繪畫的念頭。

現代藝術也是煙幕化了的。

抽象畫派，就像別的畫派，是繪畫的功能改變後的結果。顏色與線條不再為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務，而在它們原有的位置上為自身的才華說話。在一張畫布上，顏色線條除了能夠再現一張受難的臉從而表現出一種悲苦的感受之外，也能够自由的作各種毫無「意義」的活動從而表現出一種悅目的結構，只要你留心，你就會發現自然界正充滿着這種色線的純粹美。這就是抽象畫的殊勝處。色線的純粹美即是它自身的意義與目的，除此無他。一個畫家儘

可以有大的用心，想以一片紅來表達他的情感，但由於這不是約定俗成的符號，它與觀眾之間沒有溝通傳播的基礎。除非畫家強迫觀眾接受他的「情感與思想」（或許有或許根本就沒有），而觀眾順從地接受畫家所有的話（真話或假話），否則，比較正確的說，硬要「了解詮釋」抽象畫，一幅在一個觀眾面前的抽象畫，就等於一百幅抽象畫：你可以說這是「春城草木深」，或者「故鄉的河流」，或者你說這是「道」，或者，瑜伽行者說你所謂的「道」是老聃的「道」，那麼「道」不是這樣，當我與老聃一齊在「高境」中，我們所見到的山水樓台並不是這樣。

在今日，任何一個想作畫的人，都有任選自己喜歡的工具材料以及作畫方法的自由。自由是現代藝術的殊勝。稍為留心，在任意作抽象的揮動後，你會發現，原來一定的紙張，畫筆與顏料等等的天生特別性能，幫了畫人不少大忙，這簡直是「天籟」，工具材料淋漓盡致地發揮出自己的才能，而畫人所作出的有一大部份只是識別選擇與修剪的功夫。現代藝術的另一項殊勝是它肯定了畫人的選擇，選擇也是一種創造。接着，畫者發現，這些別有意味的特殊效果不能超越它們自身的局限，所以，第一張像雲，第二張也不得不像雲，以後的無數張都一律像雲。當然，這是風格，同時也說明「常即是變」的真理。很少畫人願意透露這種秘密，特別是當作品的價格是以美金計算之時。高手（畢加索和米羅）晤面，只談油膏。

趙無極曾經說過：抽象畫是最新意義的畫。它打破了一切構圖的限制和顏色的原理，創造新的畫面，藉以表達個人的精神狀態。因此，它沒有主題，沒有說明，也小能明確地告訴你，畫家本人企圖表現的是什麼。它祇是「表現」了什麼！用畫家特有的「言語」，而這「言語」，往往不為他人所知。

這番話，什麼也沒透露，它像任何行業的店伙記所開的發票，字跡潦草得令你不忍卒讀，也像雜貨店店東用來記價的密碼。這些特別的「言語」，究其實都是為保護自身利益而製造的煙幕。

我問他：「趙先生，你在完成一件作品之後，對觀眾，可能有的觀眾有何期待？」

他答：「畫完成後，我就不管了，由畫自己去成長。」

「你是否覺得藝術在今日其功能已經改變？」

他聽不清楚。

「你為何畫畫？」

「這是一個無需回答的問題。」他答，停了一會，終於說：「我畫，因為這是一種需要。」

我再問：「那麼，當一幅畫完成後，畫家把它掛在公眾場合，尤其是商業性畫廊，你想這是否會產生一個新的局面？」

趙答：「很抱歉，但我應該說，我們生活在這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裡，畫一掛上去根本就是一件商品。」

我們微哂。

「我在香港的時候，一個有名的富商想要我的一張畫，建議用一部豪華的汽車交換。我說要我的畫就應該買呀。」他停了停：「那倒是很精明的打算，有了畫，同時又可逃稅。」

Chehc：「你為什麼不用另一部豪華的汽車跟他交換？」

我們走過一片鋪着秋的落葉、冷冰冰的空地，到達設於後樓樓上的畫室。室極寬敞，十二個天窗，大小畫幅倚牆疊着，地上是點點滴滴乾了的色迹。室右邊一長桌，擺着許多用具，從最大號的漆掃到最小號的油筆。梯口頂端一個空閒，貯滿一盒一盒上等的油膏。

他籌備在巴黎舉行一個近作展。

「多少件作品？」

「最多十多件。」

據說有一次在香港展出，作品只四件。新加坡的觀眾至今沒有機會一睹他的原作的風貌。遠在十多年前，趙無極已贏得「世界十大名畫家之一」的非正式榮銜。

他作畫辛勤，惟工作時間不定。他太太逝世後一段時期，完全沒有作品；後來畫了幾張，因心情沉痛，顏彩都呈懸空狀態，友好看了都覺得畫面沉重極了。

他表示畫風不停在變，不像 Mathieu，畫來畫去總是那個模樣。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目前不能臆說。

他逐一搬動已成的大小作品讓我們參觀，最大的一件幾佔正面牆的四份之三面積，氣勢

罕見，最小的包括一些用毛筆、墨、宣紙製成的抒情小品，佈局格調與他目前的油畫、石版畫相去不遠；這些小品，是爲了配合他太太的雕塑遺作展而製，不想多作。他也表示不會回到毛筆宣紙的世界，因爲他對西洋材料與工具「太熟悉」了，跟用毛筆宣紙一樣應心得手。他的毛筆畫，極似時下一些「現代山水」作品，所以我說：「時下一些現代山水畫家很受你的啓示。」

「那是我學他們。」說後爽朗地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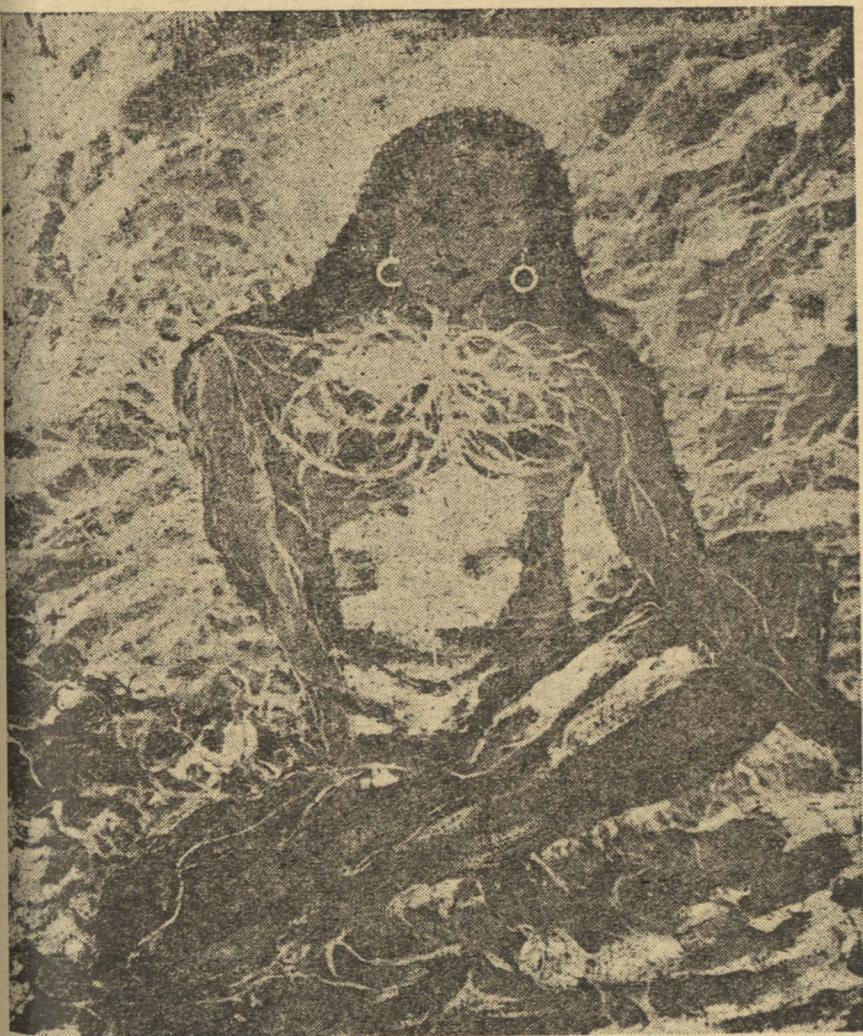
有幾件是國立現代藝術館訂了的。他有許多合約要履行。我記得在現代藝術館，趙的一幅「構圖」，與 Hartung 等位的抽象作品，跟 Francis Bacon 的三幅巨型連作同懸在一個展覽室中。這是一個有趣的安排，蓋 Bacon 瞧不起抽象畫，以爲那不外是裝飾品，像 Pollock 的東西，久了就像塊桌布。Bacon 的畫固然要有錢又有胆識才能上客廳的牆，但是，「座藝術館，質言之，也不外是一個國家的「裝飾」。」

趙贈 Claude Roy 著「趙無極論」及美遺作展畫冊各一。臨別時我問他是否同意讓我寫篇報導，他爽朗的說：「儘管寫好了！」

小菲 譯

繪畫夢與幻象

瑞獻——真正的寫實主義者



Milarepa

(密勒日巴像)

陳瑞獻作

本刊編輯人陳瑞獻最近接受新加坡「新國家」英文午報藝術記者 Gene Teo 的訪問，談論藝術問題。訪談原文於七月廿七日刊於該報藝術版，現由小菲譯為華文。——編者

夢，禪坐，繪畫與寫作，環接在陳瑞獻的世界中。

因夢，禪坐使他得以進入一個更高的層次，諦觀事物的本質，而非只是表面。

他說：「對現實的知解，人各不同，有的人比較深入。」又說：「繪畫與寫作不外是傳達這種現實的工具，只有那些能內視，肯深思，並具有感覺力的人才能洞察這種現實。畫人與寫作人愈忠誠，就愈接近這種本質。要達到這種境界才是難的。」

其實，瑞獻聳聳肩，又奇想又嘲諷地笑了笑，就輕鬆地拋开了他的繪畫與文學。

他說：「既然大多數人衆不識別，藝術家說甚麼就接受甚麼，在今日要做藝術家就並不難。可是，要做，要找嚴格忠誠的藝術家，很難。」

「藝術往往是在計算，圖謀以及暗中耍花招之下誕生，一種材料與媒介的把戲。藝術家經常要製造煙幕，在他們的作品中却沒有內在的驅策力。」

爲了這個原因，瑞獻看穿了藝術家，雖然他在閒時作畫。

「一個爲生活而作畫的人，甚至是處於一個更爲妥協的局面。能賣的就畫。藝術家常有控訴，聽來好似社會欠下他們一份生活，實際上，社會沒欠他們甚麼。」他說道。

瑞獻具有堅定的內省力。他給你的印象是：一個孤獨人物，我行我素，因他有熱烈的自信。也許佛家教律的強烈影響，使他變成這樣。

他在本質上是超現實的。他的畫反映具象的夢與幻象。他對達利 (Salvador Dali) 極爲欣賞。他的許多作品是在禪坐達到高 (high) 境後完成。

在寫作與繪畫上，他均是以寫實主義者出發。可是，他發現這太束縛膚淺，未能觸及事物的本質。他一直蛻變，至到今日這個模樣。

一個南大現代語言系畢業生，瑞獻在藝術上都是自學的。他十七歲時開始對中國水墨畫發生興趣。到最近他改用油，並發展成自家的表現風格。

他認為中國傳統繪畫太過局限：「太過正規正統，對於一個要創造而不模仿的人來說，沒有施展天地。」

自從他開始禪坐後，他發現了超現實主義，覺得這有助他更接近現實。今天，瑞獻酒脫地作畫，他的主題是演化了了的幻象。他的筆觸仍是富有表現感的，中國化的，且是中國草書的風貌，只是更為大膽，更大度的揮掃。

正如他在繪畫上是不保守的，他在寫作上也是個謀反者。知重於華文文學界，瑞獻可說是在本地文壇發動華文現代主義文學的力量之一。

這個文壇頗為所謂「寫實主義者」所支配，他們只反映那明顯可見的週遭生活。他以現實不僅是肉目所見的看法叫他們驚動。

假若我們以為屢受談論的名字掛在人人嘴上的藝術家才是成功的，那瑞獻便不能算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家。然而，他懶得去理這套。

他只在去年開了一個個展。「假如你耿耿於展覽時作的買賣，那只好撒一些謊。」

他有時間有興趣時才作畫，他對禪坐與寫作有強烈的癡頭。就如他所說的：「若人能耳禪定中覺知那麼豐富的美與最尖端的情感，那將是生活中無比的經驗。」

「瑜珈師從未有通過繪畫寫作來感知這種美的需要，有嗎？」這是個難倒人的問題。就像藝術家們常被「你為何作畫？」這個問題難倒一樣。

牧 羚 奴

與庫恩堡談



羅蘭·庫恩堡 (Roland Grunberg) 提到一張繪畫萬髮爭自由的騎者的銅版作品時說那是毛詩的引發。

「馬蹄聲碎，喇叭聲咽。蒼山如海，殘陽如血。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可是，毛詩的場面經你的詮釋變成了超現實的夢魘，足見藝術作品的游移不定。」

庫恩堡答：「這沒什麼不對的呀。他是一個詩人。」

「本來就是你高興怎麼解就怎麼解的。」

「我在清邁展出時，從各地來的四十多位出家人，主要是想看這張題名『業力』的鐸版畫。當他們看到『多刺林中的睡美人』一作時，有的皺起眉頭，說道，羅蘭，你是個充滿才思的創作者，怎麼也搞色情作品？在場的法國大使有點尷尬。我說且聽我道來：她安安靜靜的睡在森林中，像白雲公主。森林是多刺的，可是，整個森林就像一個保護着她的箱子，請仔細看，他和平的看着她，沒碰她的一根汗毛。」

我大笑。

在波蘭，波蘭人對傳統、戲劇與浪漫情操的看法，使到共產黨的會議也有了祭禮儀式。官方的反狂熱宗教信仰其實是潛伏在最為宗教的條件中。共產主義，超現實主義，抽象主義等物，都是名相的部份，固庫恩堡表示：他甚至並不是法國畫家，不代表法國，硬要他代表



給人林之歌 庫恩堡作

什麼，就讓他代表宇宙共通的象徵吧。

「所以，別稱我的畫展為展覽會。稱它為一封公開信吧。我的畫展是一封公開信。我畢竟不算藝術生活。我靠戲劇、象徵以及人與人間的基本溝通生活。」

此人聲如洪鐘，辯才無礙，流暢講寫數國文字，是個罕見的語言學家。不止此也，他還是木偶研究專家，心理治療專家，哲學家，百科全書出版家，法國東北布蘭西城（Nancy）國際戲劇節創始人之一並是主辦當局派來亞洲各國考察挑選劇團的代表，巫醫、佛道、藝壇言語或行爲等等的熱心研究者。他現年四十一歲，身體健壯，每日工作十八小時。單是版畫、插畫、招貼，他至今已完三千件，舉行了近兩百個的展覽。詩人高克多對他至為賞識，在給他的一封信中，高克多說：「我僅能重申你在光與影、真實與想像之間所達致的平衡的欣賞。我們的職分是去完成意識界與下意識界的結合，詩的可愛怪物乃由此結合而產生。」高克多稱他為「不真實的寫實者」。當然，超現實大家如馬格利特，達利，艾雪，甚至菲尼給他的影响是顯著的，如一幅題為「老鼠的時刻」，畫着數隻老鼠聚候在一枯樹下，枯枝有着尖咀，吞噬着別的枯枝，一個連在枝幹上的鐵環，纏着一段粗繩，繩下垂的兩端化為一對爪尖勾曲的鷹掌，這表示「再也飛不掉的鳥」。

「你一定喜歡艾雪？」

「非常喜歡。我臨摹了不少他的作品。」

「樹枝，樹幹，樹根，枯了的交纏虯結的植物是你作品的主要構造元素，也形成了作品的部份特色。為何樹纏繞着你？」

庫恩堡答：「為了逃避德國人的追逐，在我兒時，我們常常舉家逃入森林，我的玩耍對象是樹根。有好幾年，我東閃西藏，單獨活在樹林中。」

「你靠什麼辦法活下去？」

「偷，想盡一切辦法。」

「你是猶太人？」

他微笑：「是的。我深知少數民族的求生條件。」後來，當我們談及拳頭的事，他跟我

述說在蘭西的吉卜賽人，夜夜以利斧惡鬥的故事。

他的藝術啓蒙於逃難中。他利用碎布與木塊做成的木偶傀儡，即與的演出各種幻想，娛悅在避居生活中的父母。他也在這時開始對中國影子戲發生興趣；他用厚紙剪出影像，加上各種工具，以及他父親的裁縫大剪刀，掛衣架，各種直的彎曲的大木尺，如此演出飛行的古堡，輕如空氣的城鎮等等。這興趣有增無減，至今他總共收藏了好幾百件的木偶，傀儡，皮影戲角，與面具。

「戲劇是一種祭禮，一種生活方式。在蘭西，美洲印地安人爲他們自己表演舞蹈，不是爲遊客。我們也曾邀請印尼與非洲的團體來表演，藉以溝通彼此，嘗試找尋普遍性的象徵。」

「你自己也演戲？」

他答：「是的。不過，我演戲多半是爲了治療病人。」

「即是你所謂的藝術治療法？」

「對。」

「請舉個藝術治療的例子。」

庫恩堡舉例說：「一個孩子因父母的愛大半爲更小的弟妹所佔有，就此拒絕成長，要永遠做嬰兒，不再開口講話。好了，毛病在那裡？不知道，因爲他不講話。我就開始做戲，也教他用傀儡做戲，直到他變爲劇中人物，便與傀儡對談起來。」

至於巫醫，他說：「一個巫醫戴起面具時，他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套集成的姿態，象徵族人的開始階段，他們的祖代。病人不把他當成一個人，而是祭禮本身的代表，一個心理治療家的面具則是他那折衷的聲音，甚至是他所得的酬勞。若病人把醫者當成一個真人，則療效盡失，祭禮也毫無意義。那麼，一個巫醫或心理治療者所要表現的或要贏得的是什麼呢？他什麼都不要。引一個法國詩人的話：『世上最美的女人只能給我已經有了的東西』。」

庫恩堡曾在德國找到一些礦物。他發現一些煤炭身上帶有像是鑿刻上去的羊齒痕迹，一些化石身上具有貝殼類的圖案，他於是費了很長的時間，用剃刀片在石灰石上雕鏤，企圖重

現這些「作品」，也就此走上精雕細鑿自然元素的版畫道路。我說：「造化爲師。照你看，藝術家對自然在採取怎樣的態度才算正確？」

他答：「不應有態度，因爲他是自然的一部份。一個禪師抽出一支箭，他就是箭的本身。」

「你是一個坐者？」

「不。不過，我準備跟一位暹羅比丘上山學習。」

「藥呢？」

「都會試過，最近還找到一種特別的菇。」

「在高時，是否有常寂我淨的宗教經驗？」

「沒有。不過，音樂比藥給予我更多的感受。」

「音樂如何引你入道？」

「它對我的身體發聲，我只需聆聽我的身體。」他說。他舉辦過不少音樂會，特別是爵士音樂。在他出示的作品中，有一張海報，畫的是印度音樂家 Riley 的像，整個臉浸在條理分明的旋律裡。他說賴力演奏時，燈光減掉，座下的無數聽衆都像在定中，奏者當時的臉容就是這樣。

「不需言傳。」攝影記者爲我們攝影時硬要我們對談作狀。

「我經常都不靠語言跟別人溝通。你看，這張鋅版作品題爲『面對巴貝爾塔的沉默的代言人』，聖經所描述的那些人，以爲能建一座通天塔，就能駕馭神，塔愈建愈高，愈高問題愈多，結果語言失去效用。」

「我們可以坐。用電波對談。」我說。

在旅店，一位新航的高級職員驚異於庫恩堡用針尖畫在石上的直到令人難於想像的直線。問道：「你是怎樣畫一條直線的？」

他笑着道：「你應該看我如何畫千千萬萬條的直線。」

我心想，他故意藏起一把尺。

一九七四年八月廿六日夜

山的本色

不是青色
我清楚看到的

不是青色

不是青色

而是

殘葉

枯枝

朽幹

當我身在山中

(稿於五月)

溫瑞安

「圖騰」之第二部份：

將軍令

——大將之詩

我寫我自己的史詩

甲(景：風雪漫天)

時：冬末

人：將軍八拜之交，溫姓，掃眉名)

我走了，將軍

風雪和馬，都在淒淒喚我

跨上去就成了陽關

成了天涯，天涯成了傷情那一處

我走了，將軍

讓我淒切地喊，傷情地喚

沒有劍能使我的歌中斷

將軍，天地滿黃沙，風雪

漫天地，從塞北到江南

從華南到漢北，咱們的旗

飛揚，咱們的號角

會响遍了大江南，南和北

都是一條帶血的路，將軍啊

我走了，而我真的要走了

沒有船要渡我，沒有
舟要航我，沒有舫要載我
一條大江，劈頭劈臉
攔在面前；將軍

江山我們收復，他們被逼
還出，只是啊，要放棄那
帶血的山河是朝廷，將軍
一切征戰都成了萬骨枯
甚麼也換不回來，一根旗
插下去了還得拔起來
啊將軍，您叫我怎麼去戰
瘦了烈馬，瘦了征夫
瘦了您哀哀切切的向陽
啊將軍，我走了
我非走不可了，賀蘭山
不留我，崑崙山不送我
我白衣掠過了紫禁之巔
是真將領都死無葬身
是真英雄都橫屍遍野
是真漢子都屍骨無存
將軍，將軍，您叫我
如何留下去？朝廷不要您
要那血腥把手把江山奉送
您和您的子民死戰，聽命，血濺
他們却大開城門，列隊相迎

乙（景：春寒料峭

時：春分

人：將軍之悍將，文武雙全，宋姓，名蘭
舟，善刀劍，工詩詞。）

太遲了，將軍
暮在落日裏變了色
橫天抹過的餘暉
被一行雁撞落，太遲了
將軍，咱們白了頭
寒了衣，流盡了血傷盡了心
也報不了國仇國恨
國戚國憂，將軍
您放心，無論遲
遲到怎麼遲，無論守
守到怎麼守，咱們必
誓死相隨，只惜仍是
太遲了，將軍
咱們的土地，又被那奸僂們零售
將軍啊，咱們已到了那世界的盡頭
寺院的鐘聲響着，無以掩飾那
廟堂的零落。野鳥自蘆葦
驚起，將軍，太遲了
我們已走到世界的盡頭
且將穿過盡頭，回到盡頭
且將戰死在盡頭，無名在

那殺千刀鬪千刀的蠻番
啊將軍，爲何您不與我同行？
我們自關外來，爲何不回
關外去，那花仍一樣白

劍仍一般雪亮的地方
我走了，將軍，我無能
候您，大勢已失盡，血已
流盡，精力已耗盡
但我要走了，將軍
您還有無盡的子弟
那大衝殺中的兄弟仍維護您
將軍，我走了
勿忘記宋蘭舟，那您從虎山
七步一濺血救出來的將軍
勿忘記那九烈先生，天神般的
猛漢，更勿忘了那文武全才的
鐵公卷，將軍啊
我要走了，勿忘記您那襲
永遠的白衣，我走了
將軍，一步一沉重
淚洒長天空無語，將軍
而他們是我唯一的放心了
將軍，恕我淒切而
最後地喚：我走了
將軍

盡頭，河東三萬里

摩天五千仞，南望北望

王師是一面白白的血旗
太遲了，將軍

咱們沒有不成功的突圍
但却要守，守住山河的每一寸
且不能攻，連攻也是死罪一條
太遲了，將軍

咱們已到了世界的盡頭
是青燈下的白頭，焚城時的旗幟
葉落時的秋！

是雁，瞎了眼睛啄食虎的雁
是虎，斷了四足傷噬獅的虎
是獅，是銅環門前空自流淚的石
太遲了，將軍

咱們已到了世界的盡頭
無論是怎樣的盡頭，將軍
我都願隨您，往下走
往下走去，將軍

我右手是刀，左手是
劍，刀劍永不隔離
左手右手，一卷詩

一卷詞，吟咏下去只見淚不見青史
太遲了，將軍
咱們已到了，世界的盡頭

丙（景：夏日如炙）

時：仲夏

人：將軍之摯友，爲草寇，性任俠豪情，爲將軍而死戰；喜用丈二巨耙，氣無盡，力無窮。何姓，號九烈先生。）

大將軍你勿悲愴

要知道大慈易令人白髮令人老

大將軍俺給那

副心剝肺的直娘賊氣壞，所有的髮

都沖冠，一切的人頭俺是判官

看俺，看俺去不去邊城把賊們

都一耙打下來！大將軍

你勿用傷悲，宋蘭舟你死得

不值，勿用把眼睛閉起來

瞪住他們，宋蘭舟你用

眼睛戮住他們，咬着鋼牙

宋蘭舟你啃斷他們的骨

大將軍，你放心

看俺的耙，報不報得了

宋兄弟的仇！宋蘭舟你死得

太冤，爲萬人撒手的山河

你把血從天涯海角的洒過去

大將軍呵你勿用出動

看俺能不一耙翻了天崩地裂的

仇！月湧天高的子夜

大將軍你用不着衝動

看俺可不可以把月打黑

把風打高，看那賊們喪不喪胆

胆喪不！大將軍你知俺自劍門

識得宋蘭舟，正抵死爲他

狂到老，捨棄那功名

那俺不屑一瞧的金殿

怎料那飛騎三更回報

宋蘭舟你中伏死得慘

叫俺兄弟怎能大醉

怎能飛散醉中愁！

大將軍呵你勿用傷悲，勿用

流你英雄的虎淚

看俺去，一耙能不能把江山

翻過來，大將軍

你勿用愁，宋蘭舟

你勿用悲，俺誓死隨將軍

雲飛風起的

殺回去！

丁（景：秋色連波

時：晚秋

人：將軍之白衣女子，鳴琴擊箏，愁煞人

。姜是一朵弱質的蘭

將軍呵，您是那城高處的雲

日日夜夜完成您的守望

妾識您于詩書同吟

琴箏同鳴時，卻未知您有

一把挽救山河的劍

那風蕭蕭而易水逝去

那易水寒而不動江湖

不動武林的白衣，妾是

將軍啊，蟬鳴知了

此時暮了，妾拭目

歌給您聽，拭袖

彈那枯瘦的琴，且拭淚

緩緩訴說那蒼涼的故事

自前年雪，至去年雪

連番征戰的號角，不知

白衣烏了，江水寒了

今年雪時怎麼了

沒有援軍，無食糧了

是妾妾也不可能再戰了

唯有將軍，將軍您執持

在全然天地昏暗裏撐燈

將軍，妾深佩服，深深

感動的人，勿令妾走呵

溫公子北去後，妾知將軍

是與山河同在，而妾誓與

將軍同在。縱遲暮時了

也終不悔，將軍啊

天蒼蒼地茫茫

宋大哥死於賊人暗箭下

九烈先生單騎匹馬

却路過金陵，死于

朝廷奸臣手下

天愴愴地皇皇

覺來夢夢了

將軍啊，將軍

讓妾與您同在

不管風靜了

葉落了

舟止了

月沉了

戊（景：城焚旗落

時：初冬

人：將軍之同僚，鐵姓，自號公卷大人，

曾三度臨危被將軍捨命相救，深得將軍重

視。）

我是鐵公卷

你是大將軍

我的滄州三度蒙你救援

如今是你的索命人，我是

鐵公卷，你是世人所景仰的顯赫赫

我是滄州藉籍無名的

鐵公卷，且與你一道去挽救

那破破落落的山河，且視我爲

心腹，宋蘭舟死了，何九烈

喪命了，至死不信，不信我就是

報訊人。大將軍你的命

值一千人成爲顯赫的官

而你把城西八百兄弟兵

兵權交我，我鐵公卷就能把

八百子弟都命送沙場

讓他們先陷入浮沙，再經亂箭

能站得起來的再用火燒

能爬得起來的再用刀斫

保管一個不剩，看你

既能以一敵百，能不能

以一當千？大將軍

在千軍萬馬下，你仍萬人莫敵

但能背後刺你一劍的

仍是我鐵公卷，你相信

也罷，不信也罷

我還能把悲槍中你慧黠的

白衣，騙入草房，一把火

燒個清光。大將軍

這山河本就保不住，你偏要作無謂的頑抗，我是鐵公卷，提早結束你的生命大將軍

己（景：漫天風雪

時：冬末

人：將軍廳下一名不見經傳的部將，初入將軍軍中僅數月，年少藝高，衆人拜服。

我走了，將軍

漫天風雪都在淒淒絆住我

而我真的要走了，將軍

這一走，成了永訣

永遠的訣別，永遠也不能

把我的劍斷絕，將軍

我的弟兄就在里許候我

無論多少來敵，他們都能

以氣，以力，以血守住

每一寸山河絕不退讓一步

每一柄刀都要滴一盤敵人的血

將軍，在這古老的三棵樹下

末將就在您的墳前，垂首

而天愴愴地慎慎，我將要走了

將軍，弟兄們在長亭候我

末將是目睹您被暗殺，被數千人

圍攻的人，也曾見你瀕死一擊

鬼泣，神號，天驚，地動

衆敵皆退！將軍

我走了，在我臨行

淒淒切切，埋您入土

將軍安息，末將未能

追隨您日久，却必能

持執您的劍，去追回那

您無法追回的山河

將軍，您瞑目，末將總算能把

您之白衣自茅房救出，如今

她臥病長亭，有我二百弟兄匡護

放心吧，放心呵將軍

我會記住焚城的火

火前您被刺得滿身的血

以及那暗刺的一劍：鐵公卷

我誓必找你算這筆帳

將軍，我走了

整個大局如風雪般蓋來

天悵悵而地茫茫

無以存生，生存爲了一個燃燒的意念

將軍，我們無法不暫出中原

再圖國復！我走了

將軍，我將尋遍天涯，天涯

覓遍，與溫公子力逐中原

我要走了，將軍，我默默

致哀，您一生的刀光血影

一生的精忠，盡在我眼簾

天神般躍動，我走了

將軍，我不能太遲

整個天下，都在相候

天下英雄，都坐不下

是站起來的時候了

匪黨也不會得意永久，將軍

您若要悲槍，縱天焚地滅

我們仍以永遠的劍，叫他償還

千年萬載的愴悲

我走了，將軍

這山河欠您大青史

我們欠下您何止一生

天寒地凍，這條路

我們仍將永遠走下去呵將軍

我走了，讓我最後回眸

雪飛飄，風狂吼

我走了，將軍……

稿於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

江湖路遠

「將軍令」跋

在一群被考試逼昏了頭的十七歲青年當中，跑出一位青年，把他一生所儲蓄到的七百元，交到一群，被功課逼得走頭無路的十四歲少年中的一位少年的手上，全權交給他負責，去出版一位二十歲的朋友底詩集。第一位青年人，是張筆傲；第二位少年人，是殷乘風；第三位，就是那朋友，其實是我自己：溫瑞安。

這件事看來很平凡，一點都不驚人，幕後加上了父母親大大的反對家長大大的壓逼再加上不現實做優子以及一定是搞政治的等等大大的帽子，硬套在別人的頭上，但是在這種不見天日、天昏地暗的情形下，這位青年和少年，仍能在他們的千忙中，出版了這本「將軍令」。我該說感謝他們嗎？不。我始終未為這件事，而謝過他們；也請不要以為我難以啓口，只好謝在心裏。在我們這一代裏，做點什麼，已成了必須的責任。我們懷着的是會輝煌過、破敗過的五千年文化，承繼下去，便是我們的責任。且不管我們是近在咫尺，或是遠在天涯，我們總不能、總不能看見這頭受傷的蒼龍，絕滅在我們這一代的手裏。也許前輩們已做了很多，而且聽我言：我們將要做更多，且把我們一生，都灌注進去——下一代呢？他們會負我們所望嗎？你看看張筆傲五弟、殷乘風七弟他們所栽培出來的新秀，你看看：你且真的看看，就算我告訴你我是失望的，你也絕不會相信！

所以我沒有謝他們。天狼星詩社的成立，這也是宗旨之一，我們為同一個理想、同一個目標而工作、而創作，一切勞苦，在所不惜！喜的是這世界上有的是一座座亭，一個個護船

可以歇息的港灣，讓風砂中的天涯客，有個棲身的機會。這江湖畢竟長遠呵，風沙仍那麼四佈，而那個約會，我們仍然要赴。我們痛苦以及快樂的走下去，成長也由此開始……。

到現在我還沒有謝他們。奔走印刷局的、抄寫的、設計的、都是他們——他們是誰呢？他們是蘭君在（刊于廖雁平六弟主編的「綠洲」第卅一期）「長明燈」裏所說的：Blood Brothers，我不能說感謝，我，我不能說。在所有的血汗裏，我們有一群朋友，不，一群兄弟姐妹，百餘盞長明的燈，朝朝暮暮，永遠守護。「綠林」七期、「綠原」二期、「綠島」三期、「綠湖」二期、「綠叢」二期、「綠野」十期、「綠風」二期、「綠流」二期，以及六所學校的壁報，縱是手抄或油印，我們也要，出版下去。我們的理想是藝術，目標是文學，不是政治，不管任何誤會與阻撓，我們都要，承繼下去。一夜間萬燈盡滅，而還有我們，我們站在山頭，看見我們曾在山下點燃的燈籠，其時萬里無雲，蒼穹有星，山下啾啾嘎嘎地傳來了拾轎聲，是何人星夜趕上山來，赴這場千秋萬載千辛萬苦的約會？你、和你的生死之交站在山頭，看下面蒼涼的城，你怎能不落淚？你怎能不感動？是的，這一代，負荷得太重也太沉重了！

我沒有謝他們，但沒有人比我更確實地知道：沒有他們，我的詩集是絕不會這麼快就面世的。我是打從四年級開始寫詩，寫到現在，已寫了整整十年了！而在這裏的出版商，是永遠也不會體恤的去光顧一下「現代」作品的，更休說「現代」詩了。他們正在走着數年前別人走過的路，讓他們去走罷，那條路的確也比較好走；開路是艱辛的，是要流血流汗的，風吹日曬的，沒有勇氣的人，不會走得慣。說來我手上至少還有可以出版一本小說集、一本評論集、兩本詩集、兩本散文集的稿，但又會有誰替我出版呢？此乃是非地，而非風雲密佈之中原，在此只有金劍沉埋！年前與家兄任平及周清嘯四弟赴台，受余光中、痲絃、洛夫、羅門及龍族諸詩人們之厚待，更得以初晤齊邦媛、尹雪曼教授與周夢蝶黃春明諸先生，從與他們個別的談話中，更加强了我真箇捲入大洪流中的決心，在浪潮中化成了驚濤駭岸的浪花，縱九死，仍不悔！

或者我更應感謝的是黃昏星二弟在出版的經費發生難題時，硬硬向他兄長借了六百元，此書才得以出版；或者是感謝藍啓元三弟在M·C·E·考試中，仍澈宵不眠，替我精心設

計了這部書的封面與插圖；甚或是感謝方蘭君，她的鼓勵，她的抄寫，以及她油印替我出版了一本「綠林第五期：溫瑞安小說專號」，無疑那是一塊開路石，由那塊石頭的撞擊力，才使這塊石頭驟然躍起——它會飛得多高我不知道，但「將軍令」欠下這麼多人情，如要謝，如何得了？我創辦的「綠洲期刊」，迄今已出版了卅二期了，遠在它的第十六期，周清嘯四弟編的「溫瑞安作品收集專輯」裏劈頭第一頁裏我就已寫下：「如果沒有藝術，我寧願選擇死亡！」這是真的嗎？還是一時豪語而已？或者是我的「綠洲第十四期」油印本裏的「卷首語」中的一段話：「……我們只覺得，我們只覺得，有一些人，就連蹲着的時候，也比別人高大；而這一些人，實在不太多，可幸的也不太少」——是真是假，我勿用去辯說，或者歷史就是一切，包括證明。我也不能為我的詩辯說些什麼，因為我的詩就是我的辯說；我只想澄清一點，僅僅是這一點：常有人說我的詩是回歸傳統，名之曰「新古典主義」的作品，也有人說我的詩由傳統轉化為皈依現代，故稱之為「新現代主義」的作品，其實我的作品，其極終目標都不是傳統或現代，甚至連「傳統與現代」都不是，它只着重於「傳統與現代的交融」，尤其是在「交融」這一點的試驗上。

究竟該不該言謝呢？出版這一本詩集，由封面至內頁，都是我和啓元三弟設計的；我喜歡他每一幅插圖裏的劍。插圖的題字，出自我的手筆，也許我的字跡有點稀奇古怪，有點像打「醉八仙」，但這畢竟是我一生絕技，外表也許不很好看，殺着却在後頭，而且是正統的國術。要是行得通，我甚至情願全書用我的摔柔道一般的字體全部拿來電版，出版成我的詩集。只可惜事實上根本不可能：沒有那麼龐大的資本，印出來也必然是模糊一片。其實重要的不是交什麼給出版商，交什麼給印務局，而是交什麼給讀者，交什麼給自己！這本書，從頭到尾都只有黑白二色，如果有人覺得它不够繁美、不够繽紛，甚至像一冊古書——這却是我所喜愛聽到的。我又不是出版電影畫報，為什麼要跟他們鬥漂亮？太好看了反而不真實，美的事物總該有些遺憾的。

其實我最應感謝的，還是我的哥哥溫任平，沒有他，我又怎會寫上了詩，愛上了詩呢！況且他給予這部「將軍令」許多寶貴的意見，甚至是這詩集的書名及英譯，都是他所堅持的。

稿於一九七四年八月

溫任平

擊打着自己的旗

——溫瑞安「將軍令」序一

你還記得七〇年八月的某一個傍晚嗎，我從樓上走下來，迎面碰着從振眉閣拿着一大疊書匆匆步出的你，一大綰頭髮披在你的前額，夕暉下你的臉分不出來是蒼茫抑是蒼黃，步履確是踉蹌不定的，我真的不相信這個看來歷盡滄桑無限憔悴的年輕人竟然是我的弟弟！我被點了穴道似的完全愣住了。

那時你是雲遊到魏晉的駢儷裏去了。記得當我問你是不是感到身體不適時，你沒頭沒腦地回答：

「我剛剛從古代回來。」

其實你是不可能見容於魏晉的，綺麗的六朝最終必然不是你將來要去的地方。我比你痴長了十年，遠在你的少年時代，我已觀察出你是命定屬於那個不安定的江湖傳統的。五六歲那兩年，你幾乎每天都捧着一罐水，用一根羽毛沾了在洋灰地上建築你自己想像中的世界，從中廳一直畫到廚房，再從廚房畫出來畫回去中廳，這樣來來回回，你可以那樣躡着蝸行一個漫長的下午，忘了時間也忘了疲倦，地面盡是濕了又乾，乾了又濕的水跡，那些看來毫不

起眼的水印中有人有動作，有刀也有劍，有我和父母親都聽不見的聲音與憤怒。而那時我還沒有向你講述後來才向你講的半部「仙鶴神針」。進入小學之後，你在練習簿上畫你的武俠連環圖，裏頭的角色多是你周圍同學底抽樣，你用你未經琢磨的幼嫩文筆註上人物的對白與情節大意，那二十多本用線縫在一道的連環圖冊子，在當時你當然不敢拿給我，在當時我自然也不屑去看，相信你也意想不到，我是在書成後的十多年，自己去你的書齋偷翻出來看。上了中學，上課的時間內自然沒甚麼，下課鐘一響，你就被一群同學簇擁着走去足球場，圍坐成一個圓圈講武俠長篇，每有老師缺課，你就走上講臺續講昨天未完的故事，你講故事素重懸疑技巧與氣氛烘托，書上所載的情節，你引據的不過十份之一二，其他的情節完全用你的想像去把它畫成一傘枝枝葉葉。最少有四位老師——我也認識的——從隔壁班走過來逡巡在課室門傍，裝着毫不在意其實是全神貫注地聽你敘說：那個苦難但卻永不寂寞的江湖。高中的最後兩年，你寫成三部武俠中篇，並且發表在香港的武俠春秋上。現在說來，這些都是幾年前的事了。

今年來，爲了使詩社中寫作多年的社友們在創作上能更上層樓，在理論上能有新的突破，我規定大家每月作一專題演講，題材內容可以從狹義的文學到廣義的藝術境界。除此之外還得交上一篇各人在那個月內最滿意的代表作，由大家開會共同評審，我負責總結，最後才甄選出該月的最佳作品。因爲被推選出來參加這團體的恰好是八個人，便順理成章地把這個文學研討會稱爲「唐宋八大家」。而在「唐宋八大家」成立的早一個月，你已爲詩社召開了十聯會，有步驟地去培植來自十個分社的寫作新秀，將來馬華文壇的接棒人了。十聯會每次都有討論和辯論，針對的文學課題從較爲淺易的寫作態度、創作的的方法論到比較複雜的美學甚至精神分析學的問題。你與十聯的中堅筆叢、殷乘風、方娥真、陳俊鎮不斷北上南下，輾轉奔行五六個州府，爲聯絡的事忙着，爲租借學校或會館作爲會議場所等問題困擾着。那一次你們來到冷甲，用完了身上所有的錢，既無法在旅店投宿又hitch-hike不到過路的車子，你就那樣和你的兄弟們在黑夜的冷雨霏霏中步行十七英里，來到我住的地方，凌晨三時許，我在一陣急遽的敲門聲中驚醒，打開大門，看到你們滿臉風塵地站在我的面前，在走廊的微弱燈影下，你們每個人都開朗地笑着，笑着走進屋裏，我是不會去問你們疲乏不疲乏的，在你們揚起的眉端，我看到了刀鋒一樣亮閃的年青。

你和我知道，詩社的其他負責人也知道，詩社的生活不是吃喝玩樂的生活，雖然大家不乏笑鬧甚至大吵大嚷的時刻，爲一個文學上的見解互相爭持，辯得臉紅耳赤，然後互拍肩膀前嫌盡釋是常有的事。詩社的生活是一種犧牲，不，是一種奉獻，有時候它甚至是「非人」的，一朝在詩社裏，就不得不去面對一座危城的風風雨雨。我們並無任何政治企圖，但是我們不能阻止別人不那麼去想；別人要調查我們要盤問我們，我們只能源源本本據實回答，別人相信不相信也不是我們能力可及的事。詩社中不少是在籍學生，他們的家長爲了兒女將來的錢途（搞文學是沒有錢途不待言），決不允許他們的孩子如此「鬼混」；工作中的社友不少是從早上八時熬到晚上八時，付出的精力是驚人的，換取的薪金僅足兩餐溫飽，要來參加十聯，他們可以吃一角錢一個的麵包充饑，卻不能豁免那筆爲數不少的旅費。這是人事上與經濟上的問題，更多的時候，問題是出在社友們的身上，十聯是「強逼」參與討論辯論的，部份社員要他們創作還可，如果要他們發言，往往就膽怯不前，推三諉四，最後的遁詞是「不得空不能前來參加」，十聯有鑑於此，明文規定，兩次不出席者警告，三次不出席者開除，本來責之嚴乃愛之切，何況一個組織要能有效地執行工作，不僅要靠感情，而且更需理智，如果不然，日久必定塌倒成一盤散沙，毫無效率可言，可是這種逼不得已的嚴厲，卻惹來不少「不夠朋友」「太不講交情」的嗑聲。作爲十聯的召集人，你的工作不只是發出一紙開會通知書，而是走進別人的困難中去擔負進一步去解決那些難題，那些難題包括人事上的、經濟上的，除了這些，你還得東奔西跑去說服，去勉勵，去鼓舞，像孔子那樣轆轤周遊於列國君王之間。而這麼做有甚麼好處呢？於父母，你是一個常常不回家的兒子；於兄嫂，你是一面風中飄泊飄泊的擊打着自己的旗。你的頭髮愈來愈長，身體卻愈來愈瘦。你在做着甚麼？你的奮鬥是值得的嗎？

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四屆「唐宋八大家」於午夜十一時圓滿結束。黃昏星以「山水」一詩獲最佳作品獎。十二時，我們在廳上閒談中偶然提起金寶山的水源，你忽發奇想，建議馬上就入山尋覓。我想阻止你們，話都到了嘴唇邊了，我卻看到了那一雙熟悉的堅定而熱切的神眼，我知道你和你的兄弟們是要去的，沒有甚麼東西可阻止你們的了。我只留下了正

在傷風咳嗽發着高燒的空手道褊帶功力的藍啓元。我與啓元從三樓的百葉窗向下望，看到你們向那座黑黝黝的山走去，你們的身影消失在獸似的黑暗中，開始還聽到遠處的大吠聲，後來便甚麼也聽不見了。我與啓元在昏暗的大廳上枯坐着，想像着一些可能發生的可怕的事，屏着呼吸留意着外邊的動靜。你們終於在長久的守候中回來，那是四個小時之後的事。每個人的身上都帶着傷——碰傷、扭傷、跌傷、荆棘割傷——每一道傷痕都記載着掙扎，都有它們自己的歷史，只有你們傷痛的骨骼才明瞭的歷史。你坐在地上，斜靠着牆，向我與啓元敘說你們怎樣翻過一座座的土崗，在瀑布下的漩流中周清嘯與廖雁平怎樣抓緊了大石，用滿掌的鮮血搶回自己的性命，怎樣在幽暗的樹叢裏受到山裏土著的襲擊……而那個水源呢？那傳說中神秘的水源呢？你說：

「那輕微而遙遠的水聲始終誘惑住我們，所以我們沒有放棄。」

那水源究竟有沒有找到？我禁不住追問，這是興趣的中心啊。你說：「我們沒有找到。但我們並不是完全沒有收穫的。在一條山徑旁茅花遍佈的山嶺上，我們首次接觸到真正的『荒涼』，也看到了張愛玲小說中那箇清澈而靜定的月亮。」

不久，你把那晚夢魘般的遭遇寫成了一個中篇：鑿痕。你也告訴我你預備再度去尋那水源，「無論會發生甚麼」。但爲了那個只能聽得見而尋不着位置的水源，又去披一身的傷，又去冒那種風險，值得的嗎？

其實，這些疑問是多餘的。夸父爲何要去逐日？愚公爲何要去移山？你應該慶幸愚行不是自你開始，它是經歷過許多朝代，許多蒼涼最後仍留下的煊赫，像樑塵上猶未脫盡的數金，映照着這一角暗淡，這一角行路難的武林。

（七四年八月十九日）

溫任平

夢話

……爲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親切。

——摘自曹霽的紅樓夢

最近幾乎每晚都做夢，夢的內容，大半忘記。也許夢本來就是供給人們遺忘的，有時午夜夢迴，覺得剛才做的夢很特別，甚至特別得古怪，似乎有甚麼更深的意涵，於是努力把整個夢重溫一遍，預備等到明晨才細心探究。夢溫習了後，心安理得地睡去。翌晨起來，那箇夢是完全記不起來了，像是徒勞地在想一件從未發生過的事，自然無從憶起。問題是，它千真萬確地曾經發生過，發生過的事總會留下一點遺痕的，只有夢是孤獨的例外，它像是風雪中旅人留下的足印，才一誕生就被埋葬，像天地間有甚麼力量迅快而狠毒地塞住一張正欲呼吸的口。

我的夢大多短促而紊亂，有時同一個晚上醒來數次，每次重睡，做的夢都幾乎完全沒有聯繫，不同的舞臺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唱本，只有語言是統一的。記憶所及，我似乎沒有用過粵語或客家語做過夢，童年時代也沒有。清醒的日常生活中，粵語是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在夢中我卻從未考慮過去用它，用的卻是入了學堂之後才學會的中國國語（這兒稱「華語」）

），那是一件相當費解的事。理由恐怕是，就算在夢中，我也是一個驕傲的人。

只有一個夢是常常重複的：我夢見自己身披鎧甲，在一座城牆上，拼命往下彎弓搭箭，城下是殺聲鼎沸的人海，在飛揚的塵烟中，隱約可以看到敵兵灼亮的頭盔與眩目的刀光。幾道雲梯靠着牆垛，蜂湧而上的是瘋了似的兵勇，而我沒命地在射箭、射箭，中箭的兵從空中跌下，墜地的訇然清晰可聞。我躲在女牆的後面，清楚地知道自己這方面的人只有我自己，夢中卻不曉得淒惶，只曉得用最快速度擊倒衝上來的敵人，正在纏戰不休，突然被人從後面大力推了一記，身子頓時失去重心，從樓頭直墜了下去，向我急急迎來的是一片寒光亂晃的刀海，百忙中在半空向城樓處四視，只瞥見一個身影，站在我原先的位置上，背後是泥色的天空，一彎鎌刀似的新月，那個黑影的輪廓與身型，分明是一個我所熟悉的人！……我就在大的驚憤中醒過來。這個夢的重複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每一次我都沒法肯定推我墜樓的人是誰，感覺得出那個人身上發射出來的熟悉與陌生，就像面對每天都面對的夜的黑暗，見到了也無從知道；而當你知道了，他已漆一般地污染了你。

說起來，我的童年時期更是多夢，大多都是一些願望的達成，偶而也披上一層幼嫩的偽裝。有一個夢仍還依稀記得，就記在這兒罷。

那其實也不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夢。夢裡走來了一個賣糖花的小販，看到他我像是看到了一個久別重逢的至親，我記得夢中的自己急急地推開一座高大的門，跨出一道高大的門檻，向他奔去，我給了他一兩銀子（爲何竟會用起古錢來，實在令人難解，夢中的我幾乎是沒有甚麼年代的觀念的，像是一個時間倒錯症患者），小販回給我一團糖花，還當場捏了一箇各色麵泥粘成的玩偶給我。麵泥人記得清楚是西遊記裏的人物，究竟是唐三藏，還是孫悟空、豬八戒，這一點是記不起來了，但結局卻極清晰，當我伸手剛剛拿過麵泥人的時候，它卻不知怎地溜到地上去了，「卜」地一聲在地面上砸個粉碎，我哭着央求賣糖花的小販再給我捏一箇，小販卻冷冷地、一字一頓地說出一句清晰無比的話：

「你只能有一個，它跌碎了，你現在甚麼也沒有了。」

那句話一說完，我就驚醒，是醒在自己的哭聲裏。可惜這個夢沒有再度重現過，我真願它能重演一遍，我相信這一次我是會握得牢那個麵泥人，那麼那個小販最後那句話就說不出來了。

我只有兩個夢是記得起來的，現在都記在上面了。我把它們記下來，是怕日後會忘記，在沒有甚麼可以選擇的今天，我選擇的是一個來得及呼叫的口。城樓、鎧甲、烽烟、戰火、麵泥人、賣糖花的小販，以及我始終摸不透底細的城樓上的影，有一天，我是說有一天，我是會完全了解它們埋在雪地裏的意義的；雖然我並不希望那一天太快到來。

（七四年七月廿九日）

一葉之一

●值車工

吾人是剪剪鐵絲林。

汝是踽踽行來，擁抱母親底期望。三百哩外鳥語花香的林蔭，已隨汝十六歲底生日而漸行漸遠；跼蹐入這一大片鋼骨林，汝蹴蹴然立着。

（一組組街燈在白晝優優地亮着）

那是一場競走的開始：酣夢的十一時到街燈休息的七時；好陽光的七時到陽光好的三時；疏懶的三時到欲眠的十一時。輪盤般旋轉，將歲月淨入，企圖獲取三餐的溫飽。白燈們自從被安插在白色天花板下之後，就一直亮着。汝站在燈下，站在圓球上；汝沒有影子，只有呼吸。

（白天的月亮蒼白地亮着。）

汝歡然渡江而來，異域底夢甜甜。幸福被植在千里外，因此，汝必須跼蹐，必須於林中躑躅

（一棵池邊柳，竟寂寞地被栽在山巔上）

吾人把嘈聲灌進汝雙耳；汝蹶於滿身之柳絮，白色圍裙圍不住汝底單薄身子；嗟嘆於音與音之衝刺，手忙着把斷紗接上，把粗紗換上；把自己的歲月懸掛……

吾人是剪剪鐵絲林。

●落紗工

吾人高聲嚷叫：大豐收。

十二隻手舞成忙碌：汝湫湫立在車頭，左手拔紗右手插筒管，拔紗插筒管，長形的圓管與冰冷的錠子相交成單調空洞底音韻。種下所有 ∞ 隻筒管；吾人又嘩嘩叫着，開始另一段成長。

（孕育十月）

我們等你來）

默默陪着黃濁底月光，守着丈夫的麵攤。有些惘倦：剛才戲院散場，人流湧出來，多少忙着些，要照顧客人，要洗碗碟，又要當心自己六個月大的身子。有的有些惘倦了。「喂，妳可上班了。」一句話驚醒了在枯坐冥想底她。

（你翩翩然降臨）

是我們生命的延續）

吾人無從選擇；打從被裝置成嘩嘩怪叫的細紗機後，吾人只好順從自己底命運，讓自己不停旋轉，讓那些種在身上的筒管成長了又成長。成長之後呢？

（延續着
你和我底歷史？）

一台接連一台，沒有讓汝喘氣的機會。衆多夢想在婚後湮消雲散了；物價之浪潮把汝重新捲入這熱鬧的鋼骨林中。

（你和我底歷史
是他小小生命底延續？）

休息被安排在凌晨二時，從滔滔響聲中解脫，黝黑伺機圍上汝肩底身子。露泥泥，一輪黃月，默默在天上移着蓮步；汝禁不住此黑浪，沉了下去，所有的人亂成一片……

大豐收：吾人高興舞叫。

●後記：

「二葉」內所寫之「值車工」及「落紗工」皆指紗廠內細紗間之工人。

值車工的任務是負責看管細紗機，大約由五台至七台。必須要不停的把斷紗接上，把新的粗紗換上。

落紗工必須彎着腰把滿了的紗拔出來放在一個紗箱上，再把新的筒管放在機器上。

周清嘯

蘆花遍山白

除了從書上讀到許多文字描繪的秋天底面貌，你是否看過真正的秋天，親身經歷過秋季對遊子的煎熬折磨麼？那種微寒乍暖的氣候，天空盡是灰濛濛的霧靄，地上盡是瑟瑟的當一陣風過便忽倏滿空皆在飛飄似蝴蝶的落葉，那種氣候，觸目是滿天滿地都將逝去的悲哀和蕭殺，這是晚秋近冬時對自然底生命作一次無情的掃除，你蓬勃的心情會體會到那種大寂寞襲來的淒愴嗎？夜深人靜，一陣寒意凜冽地把你從睡夢中凜醒，張開惺忪的睡眼你看見小窗正被淒淒的雨絲和狂烈的風籠罩着。獨對一室的愴黑，聽那不大也不小的秋雨拍打紗窗，何其瀝瀝，何其淒切，瀝瀝的是外面的雨噪，淒切的是遊子的赤心，潛伏已久的鄉愁一下子如野草得到春雨的潤滋全都茁長起來，望向窗外，眼睛是黑暗和迷茫交織的潮濕。夜何淒淒，雨正淒涼，懷鄉的悲痛。思家的哀傷你可曾有嘗過？訴說秋天的濃濃鄉愁是一本本的書，你除了從書上看到這一點秋天的悲哀，偶而心中也產生一線惆悵外，就把一切忘懷了。秋天本不屬於我們的，它不會在我們的眼前展現，如一朵花、一場夢。秋天不會在我們的國度展現，因為當我們推開窗，撲面而來的是燥熱的旱風，午後的陽光絢爛如仲夏，直撒到窗前，頭頂的天空碧藍藍地任白雲作游湖般在划船，遠外是一年四季都嘩然綠出春天的山槽，一條洪

未知的夜正在降落，而在這白晝和黑夜、過去和未來交接的時光裏，我回首，在殘暉中愕然，在影子中愕然，愕然着滿山的白，啊蘆花竟一山一山地都白了頭，是秋已深了？秋深深染白了蘆花頭？滿山的蘆花飄幌，滿山的白飄幌，飄幌着一首溢滿哀愁的小詩：
「沉思。」

蘆花

在秋風中

越搖越

白

啊蘆花遍山白，我溢得滿滿的悲哀，隨着滿山飄擺的蘆花染感了整片山河……。

重稿一九七四年七月廿六日

何 樂 良

這種眼神

我明白了。

海海。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喊你蒼蒼的名抑是自己正在無奈地歎息。天鵝無歌，無歌的天鵝；天使無顏，無顏的天使。旋風已息，楓葉已謝，而我的歌呢，我的容顏？我已相忘于江湖，江湖落魄，壯志飄零，你都是漂泊的族類，沒有故鄉，只有孤獨與唱不起的悲歌。我正大步邁過所有的屍骸，所有愛我與恨我的，所謂朽與不朽，所謂成名與不成名；我知道自己正向一個深重與無奈的未來。悲壯沉雄輝煌，幽婉冷憂潦落，是巍立在淒風苦雨中的亭台，更是溺浸在暮色下楚楚的殘荷。是臺亭仰是殘蓮，還待證明。我已看到屈原底黝黑的靈，挾以霜風冷劍，從汨羅江嬈嬈升起，披頭散髮，何奈憂國的人啊！屈原啊屈原，吾應擬汝？我下意識地一拳打在自己底禿頭上，一種無形的寒冷把我摟住，先是微涼，然後是淒清。我沒有長髮懸樑，寒窗伴焚燈火狼讀。我的光到底是不能點亮全城的夜的。海海，我又能幹些甚麼呢，我自己再強也不能再寫一部無韻的離騷啊，再強也不能重演七步成詩的故事了。年少狂羈，滿胸的熱血，詩人的敏捷，已經是七千多個日子了。昨夜我酩酊大醉，酒入

愁腸，沒有相思淚，只有滴滴紅血！我哭泣了一夜，這十九生命！我右手握一截長劍，左手執着詞卷，迷惑而倦睡於蓮池邊，檀香嬈嬈，蟬聲悠悠，猛烈醒來，竟發覺每一朵蓮都已凋謝，池已乾涸。我激憤，我恐懼。海海，你該瞭解這份只屬於我自己的孤獨與蒼涼。

蒼涼。蒼涼。何奇悲涼的宇宙啊！我是可以忍受的，我在自語，多少個晨昏都已渡過，都已渡掠過我底負着千斤悲劇的肩膀。這個悲劇，十四世紀的西方找不到，即使在從黃帝到滿清的中國也不曾有過。海海，我太自憂了，太自傲了！坦白一句，我底生活是可怕的。我不想觸傷自己，真的，海海，我又何必呢？卓絕如是，孤獨如是，我又有甚麼交給歷史？交給我底墓墳？我底影兒，掠風迎塵，而站在影子盡頭的，竟是一個正在哭泣着的自己！

你聽我說，海海，我正苦讀着古希臘的悲劇，悲劇起源於祈神。而我的悲劇源自何處？我底愛情，並不驚心動魄，沒有長安，沒有琵琶，更沒有湘女多情的故事。只有一朵千瓣的蓮，恁近，恁遠，誘我投水採蓮，而它突而消逝，影兒浸浸，我已溺斃，成水鬼。這朵悲劇的蓮啊！多遙遠多沉痛的記憶。它使我哭泣，如獸般嚎吼。我在壇場前奠祭陰咒。我已麻木。

麻木。麻木。這朵蓮傷我何深深。我也未免太情深了，使我平生華髮。我當然聽過嚶嚶的鳥吟，也曾聞嘯嘯猛虎的悲嘶，都未曾激我之心；惟此紅蓮，使我江湖落魄，豪情盡灰，一切都已過去，而故人已不可憶了。中夜，蓮仍佇立蓮池，我輕輕歎息。

我是一個遲到的人，遲到了整整半個世紀。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荒白之草楊，豈能解我思古之情？消我家國之恨？北方的原野，我也只能神往了。是的，海海，這骨瘦嶙峋的我，已投火自身而燃，雲網已張，插翼難飛。我反抗，淌着血，流着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我該仿阮籍，抑是該高吟一首嵇康的四言？

海海，請你別用那種看世人的眼光看我。佛道神仙玄學的色彩，我都敬而遠之了，也不認為自己是個杜甫式的儒家；老莊之風，六朝之藥，再具體也不能為人所敬了。屈原的殉情主義影响力頗大，我仍能够堅韌自持，卓然自立，應引以自豪。我不能古如瓦棺冢鼎，我又何必呢？我也不能以己之苦度人之苦，我又何必呢？海海，我確有家破人亡之痛，它刺激我，壓迫我，憤怒我，傷我慈悲之心。海海，我們的王死了，朝已滅去，商隱的獵炬也成灰了。

，多少興亡事都已湮滅。我感到一種慵倦，在一個祭典儀式之後。這可悲可憐的塵埃。

你可記得曼殊大師？還卿一硯無情淚。你也記得志摩罷？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最好你忘掉。

海海

七四年七月六日起稿

十五日完稿

十七日重修

輕描集

一開二

夏天陽光在傍晚七時半進到我們家前廳，窄着身映亮小桌上舊報紙一個角落。星期日的副刊，粉紅色過時的娛樂。然後八點就消失了，天開始漸漸黯。加尼福尼亞在心煩的時候還是討厭的。炎炎長夜，門外吹的是昨晚的風，被內只餘殘香，不聞笑語。

努力而安份地用盡櫃裏的杯，銀匙和刀叉，那麼又可以洗它們。十一點開電視聽三藩市護士罷工，聖地危高推近一百度，芝加哥汚烟瘴氣，猜測你究竟被困，還是自動豎尾。困又在甚麼地方，豎尾呢豎得愉不愉快。鏡裏只說：你離去的前一晚，或者我們會經。你離去的前一晚，陪你去醫院，你的右腳近腳板生了個不知是毒瘡還是小疙。經過超級市場，我買一包巧克力，又聽你話買了八罐可樂，因為平，一元二毫九。我們會經有過很快樂的分分秒秒。

淡淡寄來兩封信，難料幾時將收到第三封。出去闖人，悻悻而歸，沒有那一位有你的缺點。極緩地挑生活，沾點味管，夾不到肉。最豐甜富美的曾在我們之間，誠盼再現。

過了

唐問：生日是不是特別想家？不是，我不是的，他不問我還一點也記不起我應該想。到過了兩天，寫信回去，寫到「生日那天和同住的朋友去食飯，然後看了場電影」，才忽然的難過，匆匆打住，沒有寫下去。今年我沒有大奶油蛋糕，這一刻餓了。在家裏總是好的。但都是都過了，沒有食不落飯，沒有瞞不着覺。

金頭髮和網球

挨晚草地上晒太陽，女人坐在長板橈看口袋書。金頭髮男孩哭着跑來，敘述他的故事，斷斷續續，口齒根本不清，聽不到他說甚麼，只知是異國語言。另一個是棕頭髮的，高一點，自己玩網球，擲在地上彈起來，可能習慣了弟弟的煩置，並不加注目。球彈在我腳邊，捨了丟給他，得回英語的謝謝。金頭髮哭得長氣，女人頻頻低聲開解，不得要領。

遇此情此景，理當皺眉，卻是一陣歡喜。一心羨慕他有放聲大哭的機會，願意身邊有糖菓之類，引他高興。因為不明究竟，更費人疑猜。不見了玩具嗎，還是同伴回家了？他着鮮黃運動衫，同色布鞋，藍牛仔褲，棕頭髮則是火紅衫，火紅布鞋，銅色褲。難為做母親的。她對我一笑，抱歉金頭髮的打擾。大仔似她，長得秀氣，過十年也不知要如何迷人。那麼她有一個金髮的丈夫嗎？還是賀爾蒙不講這些道理？

網球拋上樹了，棕頭髮爬上去找。他喊：不知道跌在那裏，我找它不到。法語。為甚麼先前的哭訴聽不出。錄音帶上沒有豪哭的孩子，范第度先生口齒伶俐。冷不防閃出第三個小孩，是金頭髮的印，一般高矮，同樣臉口，黃色工裝吊帶褲，寶藍衫。也有這樣用心的女人。他們行開去。等下班的父親嗎？那麼為甚麼他遲遲不到。儘管他們原先準備生兩個孩子，不料第二胎是雙胞，那也不成理由。

椅

蒂薇絲太太講，每個人都有一張自己的椅。當然，當然我也有的，在聽占士泰萊唱艷陽天的早上，我真正懷念它。高背籐椅，快要爛了，鋪了個七色布坐墊。搬到露台上，看書和等郵差。此刻也等郵差，躺在廳裏地上的墊褥，唱片轉轉轉。不知道幾時才能找到另一張自己的椅子，安心坐在它上面，不問世事，不聽政。這是很無奈的，苛刻的要求。窗外白楊風裏閃着青光，你不知道冬季它禿得多麼厲害。我作了古怪的夢，夢我在機場，準備要來。當時我原是沒有準備好的。已經夏天了。

畫廊茶座

背着列落地玻璃窗，翻完一本新雜誌，寫一封久違的信。隔離桌女人談論平膠鞋，人來人往，等下一場電影。八點半，五六點的天，貪心痴膩的夏季。喝茶，嫌濃抽了茶袋放在小桌上，兩張白紙巾墊着。乾了像印在疤上散開了終於褪作淡褐色的血，其實是一些傻子眼中變調的雲。對面的小椅原該有人使它溫暖，我懂得他說，我懂得衆人說——見過形影不離，咒他們好得幾耐，這時又有點惋惜。胡椒和鹽，和長刺的眼白色小瓷瓶，插着無誠意的花，強認樸素。覺凍肩上披了黑冷衫。我還要再寫的，廉價販賣沒有機會成形的珍珠。

遇雨

一罐金寶湯是太多了，給兩個人剛好。喝完之後不能再食任何東西，可是不出五分鐘就肚餓。你想得這樣厲害，根本沒有胃口，連電動開罐頭器也失靈。希望你在。是的不久你將回來，我數日子，唯一的快樂。那麼你又可以玩你的拿手好戲，將湯放在左邊前的爐上，誤開左邊後的掣。是的我愛你。

傍晚回來突洒微雨——你不要也是這一陣雨，我不是瀟灑的旅者。也請別做後來似笑非笑的虹。出太陽我憎上天的譏諷，陰天我怨世情之薄涼。床大而凍，心既細又蠢。縱有千萬對你不起之處，也還有小小一點餘地罷！我們誰也不願成爲時與空的奴婢。這雨肯定我的信心我的歡欣，全寄附於你。

閑思錄
黃潤岳

道義

道義可以說是我們華人的獨特文化傳統，在日常生活中，幾乎是無時不在、無所不在。小之於友朋，大之於家國，莫不以道義爲宗。假若某個人不講道義，大家都會敬而遠之的。

我們通常稱這一種崇高的友誼，都會說是道義之交，那就比心腹之交更澈底，比患難之交更久長，比刎頸之交還可貴。

道與義，也可以分開來解釋。道是一種原則，義是一種責任。任何一種人倫關係，都有一種道；不可違逆，也不可逾越。同時任何一種人倫關係，也都有義，不可稍懈，不可猶疑。道義相合便成了一個人的品格操守。

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基本差異，便以道義爲分野。西方人以個人爲單位而組成社會國家，守信守法。東方人以家爲單位，講情講誼；推而及友朋，仍是人與人的情誼，沒有任何人爲的法律來拘束。

法律是理智產物，道義是感情的結晶。

感情用事雖不免流於偏愛，卻可發揮一種特殊的精神力量。例如有斷頭將軍而沒有降將

；從容就義，寧死不屈。

從表面上看，道義好像只是友情的高度發揮。然而這一種節操，卻是東方文化的「原子能」。因為我們既然可以為朋友犧牲，當然可以為家人犧牲，更可為國家犧牲了。

士可殺，不可辱。這不只是為了榮譽，而是為了要保留完美的人格。我們華人，通常都免不了有一種馬馬虎虎的態度。事實上，這是等而下之的流弊。個人與團體為一，人事與宇宙相連。這一種大混合，如果沒有掌握住基本的原則，自然地形成了不求甚解。在日常瑣碎方面的不拘小節，我個人仍認為是無傷大雅的。

我有一位朋友的兒子，還在大學唸書，卻和一位小姐過從甚密，兩人暫時都無意談婚嫁。想不到女方家長卻在催嫁，因為怕人家笑話。怕人家笑，看起來與道義無關。追究起來，仍是義與不義在作祟。義者，事之宜也。

宜與不宜，便受傳統的風俗習慣的約束；乖離了理智的義與不義，卻強烈地限制了個人的人生大事。大家都視為當然了。

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風俗習慣的力量壓過了人情法理。君不見連競選時都要以斬雞頭來見分曉。

我們重視人情，而我們的這一份人情，卻包含道義在內。我們極其鄙視寡情絕義的人。有一句俗語說：有情飲水飽。西洋人也重視友情。只是他們局限於私人之間的交往。我們的友情，可以發展至道義；到了道義之交，便生死安足論了。這裡，便有一股奇妙而偉大的力量。

義與利是相對的。我們的傳統是見利不可忘義。這不是魚與熊掌的問題，而是先後重輕的問題。我們所歌頌的是捨生取義，因此輕利或罕言利，便是必然的。

在商業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中，逐利是社會活動的原動力。開銀行便以利為出發點，道義是講不通的。於是，道義的圈子，愈來愈小。國與國之間，固然是以利為先；而人與人之間，也逐漸以利為重。年輕人的迷失與惶惑，是很容易理解的。這就是為甚麼肯炳第會高呼：「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甚麼，而是要問你能為國家做甚麼。」

「我能為國家做甚麼」之後，再接一個為甚麼？那就甚麼都完了。由於精神方面的操守

早已動搖，道義的價值既不被尊重，因此就造成今日人類的精神總崩潰。我們華人得天獨厚，餘緒猶存。倘不珍惜，便是悲劇。

道義的最粗淺的解釋，可以說是「不為甚麼而願意、甚至於死也甘願的「行為動機」。家便是道義的發祥地。父母之愛子女，基於道義；子女之孝父母，也基於道義。我們華人的濃厚的家庭觀念，便孕育出道義的情操來。

如果父母和子女去計較，決不會有孝子賢孫的。現在，我們華人的家庭觀念雖未打破，家的形式，卻慢慢不同了。父母為了生活或其他，慢慢地已不在道義方面與兒女發生關係，而只在生活方面給予照顧。於是，兒女們單方面的認為父母只在物質方面有責任，甚至於認為這物質方面的供應，原本是父母的不可推辭的義務。家人父子之間，變成了權利與義務的牽聯。到了兒女長大之後，便不知道道義為何物了。

將來長大了進入社會，因為缺乏道義觀念，精神生活沒有支撐，物質生活不能如願，於是又會迷失偵感。

我們既不能阻止物質文明的進步（當然，我們也不應該阻止它進步），我們只能設法使我們自己能夠適應，傳統的修身齊家之道，已不能適應今日之社會，再加上西洋文化對於我們的影響太大，我們一成不變的抓住個人修身養性，可能會形成遺世而獨立，與現實的生活格格不入。因為今日之家庭及社會的結構，人倫社會關係，國家對於人民的要求，都與從前祖父時代不同。我們不能說傳統的四維八德不對，而是傳統的四維八德注重個人行為修養，培養正人君子，都好像不足以應付了。

講道義，不是為己而是為人。這種捨己為人的精神，不是現代的公民意識，也是不社會意識，而是出乎本心的絕對的人的義務。

我有一位朋友，是學工程的。一般人都把他當作書獃子，背地裡罵他傻瓜。他的一位至親告訴我：他那一套實在不能適應今日的社會。只有我敬佩他，甚至於可以說是崇拜他。我寫這篇文章也是基於這種心理。這位朋友到底是怎樣一個人？說穿了，非常簡單：輕名利和重道義。

他的收入不多，常常為了濟朋友之急而花光。有一次，自己生病連付醫藥費都有問題。

我聽了非常難過，天下那有這麼不公平的事？我也盡了一點力量，寄了一點點錢給他。他主管一個部門，有好的差使，他總是推薦別人去。有一件艱苦的工作，沒有人要去，他便自己去；而且敬業樂業，始終不懈。那件工作完成了，他又回來。既不訴苦，更不居功。

他一家的生活很苦。他常拿最壞的去比，他倒認為他的生活太好而感到歉疚。他總是認為他沒有盡到自己的力量去為朋友為社會服務。

我這樣描述，好像小學做作文一般。事實上他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人。

我們總是把這一類的人當作傻瓜。殊不知我們的傳統文化就是要培養出像這樣自己不以爲優的傻瓜。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團體，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要有許許多多這樣的傻瓜，社會、團體和國家才會進步。我們也可以把他們當作沉默的大多數。

呱呱叫的人，看起來很多；不做聲的人，多少都不知道，也沒有人去關心。

輕名利是不是傻瓜的行爲，那就要看傻瓜的定義如何？

如果重道義也是傻瓜，那就糟了；而且糟透了。

謝清

看一個多面琉璃球

●第一面

那個教英文的老師在台上毫無表情的講課。兩隻腳交疊的坐在桌上，從她坐的位置可窺見伊一雙粗糙的大腿。伊在朗讀着一篇作文，伊說伊唸完之後，要她們去背熟，準備會考。伊沙啞欲裂的腔調，揉和着近午的熱浪。催眠着室內的三十個人。

她無心聽講。她覺得伊不會供給她甚麼可用的。她很煩。因爲好多東西都在煩着她：會考臨近，失責的老師，無心向學的同窗，家庭經濟的拮据等。感到自己像一艘欲沉的船，寸寸下落，日日落落。求援。求援。她伸出絕望的十指。衆眼却漠漠的冷視她。她的心感到刺的穿戳。我到底是活在一個甚麼世界？

她斜眼望望隔鄰的國強，他正迷着一本流行曲歌譜，躬着身，搖頭擺腦，大概在暗哼着歌曲。前面的水生與天月正商量着星期六要去那一個購物中心逛逛。坐在角落頭的素素，她兩眼望着窗外痴坐。少女情懷總是春。大概她觸礁吧，不然爲甚麼這樣失魂落魄？

她遊目四望。竟見大部份的人都在做自己的事。那個英文老師機械式的依舊在講。空然的言語。空然的反應。空然的課室。剎然間，她感到課室中的卅餘人蕩然無存。她處身於一個空洞的空間。四周是那麼的飄茫。寒意四起。她好像聽到人的吵雜聲，遙遠遙遠，更加的遙遠。她想起自己。自己是陳懷瑾

一個名字代表甚麼？她站在一個叉路上，向東？向西？那一邊是天堂？那一邊是地獄？去問爸爸，爸爸只是個過度疲勞的皮囊。去問媽媽，媽媽却說：百物高漲，妳還是早點嫁了較好！哥哥迷在長髮的烟霧裡，弟妹却樂在搖搖床的擺蕩中。迷失呵，她感到那麼無助。

一種沉悶的學習在一個沉悶的中午進行着。三十個人三十個心思，以課室為出發，向四方八面飛出一個自稱為老師的女人，疊起腿露着兩坎腿肉，面無表情的講着伊的書。沒有一絲風。所有的活氣都被入折斷了。

●第二、三面

他從來不把自己當做是教師。因為他覺得他一點也不像教師。好多人，特別是校外的友人，更加不相信他是個教師。他不能够道貌岸然，他不能四平八穩的走一段直路。這也就是為甚麼他亦不想令人知道他是一個教師。但事實是這樣：他是一個有整十年資格教師。

她聽說他是一個甚麼都和學生扯談的人。於是，她帶着一簍的煩惱走向他。有甚麼事呵？懷瑾。沒甚麼，老師；你有空嗎？我有點事找你談談。好，跟我到教員休息室去吧。

坐在風扇底的沙發上，她坦然的將她的問題告訴他。他十分吃驚的聽着。那是一顆老去的年輕心的訴說。訴說着那種生存的無奈。她不應該有這種愁懷，但她却是滿懷的愁。

老師，真的不能幫忙嗎？她近乎懇求道。她們都變了，變得無心向學。特別是水生，天月，素素和秋玲。她們都是成績不錯的啊！他點着頭，他的心又痛又亂。她們都是很有靈性的學生，但如今她們却沉入繁華的迷陣中。他要如何處理呢？她們都是一朵柔素的清蓮呵！他沉思一陣：懷瑾，我不是不想幫助你及你的同學。但我自己也面對種種問題。首先，我不是妳們的班主任，我不能太過關懷妳們，有些事是只能由班主任處理的。其次，妳們都是女同學，我是男教員；妳們或亦來找我，或我去找妳們商量一些問題，雙方都是坦然相處。本來就沒有甚麼的。但是在第三者眼中看來，那就說不定如此了。流言一起，對妳對我都沒有好處。

她聽到此，她感到連她手上最後一塊浮板也沉了。她絕望的向他說：那麼，你就是看着她們這樣沉下去也不救了。她們是你的學生呵！他的心被絞得幾乎碎成千千。唉！窗外一陣風輕快的吹進來，他却沉重得如一座山。他不斷的搖頭，搖頭。

我不能突然的去勸導她們，我只能隨時加以督促她們。最重要的是妳自己，妳和她們是同一群體，妳勸她們，是較易，也較能見效。可是她們不聽呵！她申訴。忠言必逆耳，妳不能怪她們的。耐心吧。如果她們依舊不改呢？她追問。聽其自然。他淡淡的說。聽其自然？她驚愕於他的答案。他自然的笑着：有甚麼方法呢？一個人如果自己失去了心，妳怎麼能帮他找回來？一定要他自己去找呵！外人怎麼知道他的心掉在那兒？

她走了，懷着失望遠去。

一隻蝸牛負着它的重袱，辛苦的海涓爬行，整個海的體重壓向它，它爬得更慢了。

他悻然坐下。想找一根烟吸。可笑的念頭，吸烟和解決問題是沒有甚麼關係的。要怎麼辦？要怎麼辦！

●第四、五、六面

講完了書，學生們在自由溫習。他找了個背光的位置，靜靜的觀察素素。素素在低着頭，沉思狀。煩死人了！媽怎麼越來越囉嗦。和她討塊多錢買對髮夾和一些暗瘡膏，她就問了半天。整天都懷疑人家有男朋友，所以要打扮。媽真是的。疑神疑鬼！

素素狠狠的把鉛筆往筆盒一拋。她的煩惱並未被拋出。他冷冷看着。那種青春的煩惱。

還有兩個多月。會考過後，出來做工，有了錢，就不須再聽媽的囉嗦了。會考，會考！每個人都壓迫着我，爲了會考，會考！好像沒有會考我就活不成似的！可恨！讀書會考會考讀書。考到了又怎樣？滿街都是人，滿街都是文憑持有者。考不到也不會死，大不了去工廠做工。還不是活下去。

素素茫然的眼神，告訴他太多的事。他是從那條路走過來的人。素素，不要無知呵。一個女人，如果只是長大結婚生子，就沒有甚麼；那一生是白活了。這裡是個金錢世界。是用文憑來衡量一個人的資格的社會。最少，妳也應力拼一張回來，那是個人求生的基本條件。那種女工生活，最好不要去想它。那是種廉價奴隸，用妳三兩年，賜妳出來，妳要何去何從？他看着素素，不敢想像那個有靈氣的女孩，本該是個女作家或女畫家的女孩，穿着藍色工廠制服的模樣。

素素將頭伏在桌上假寐。他走過去：素素，妳怎麼了？她從兩手中把頭抬起。滿眼的紅絲，滿眼的煩惱。沒甚麼，老師。她掩飾道。

休息下課鐘响。在食堂。

懷瑾，妳不要一直講那些公式化的話好不好，我自己本來就煩了。素素皺着眉說。素素，妳別如此，妳不覺得妳退步了很多嗎？妳到底有幾科的把握？不講不講不講！素素，妳怎麼了。我沒甚麼！妳不要多管。唉，老師說得對，忠言逆耳。懷瑾喃喃自語。素素捧了瓶牛奶，邊飲邊走開。

艷萍拉着四五個女同學在食堂一邊聊着。看見素素，叫道：素素！過來。素素不自主的走了過去。人說借酒消愁愁更愁。她在艷萍那邊也得到類似的效果。喂，這星期六去看阿牛入城記好不好？看，她們都同意了。艷萍大聲的說。素素一看那幾個女同學，她們的臉上都寫着〇。以一回看艷萍：看完了戲呢？哦，沒問題，阿牛入城記在首都戲院上映，看完了走過去半島購物中心和水仙門就够妳逛了！艷萍响導似的解釋。素素突然想到一件事：下個星期一有測驗呢！呵！聞的大事！（福建語）艷萍不屑的應着。

他坐在食堂的一張長檯上狠狠的吸着烟。烟是苦的，思想也是苦的。隱隱約約聽到艷萍的說話聲。蛇向夏娃說：去吃禁果吧，吃了妳就和上帝一樣的智慧全能了。夏娃是禁不住誘惑的，只要蛇能不絕的勸說。禪宗說，語言有時是多餘的。他用力在桌上把烟捺息，忽然一股怒氣湧起，憤憤的走上教員室。從她們身旁而過，眼都氣直了。他的感覺，將他刺得鮮血淋漓。

●第七、八、九、十面

深夜。星索高掛。華嵐收拾起桌上的功課。走到窗旁，吸吸新華空氣。窗外，座座組屋的窗子呵着夢囈。風是清寒的。他倚了片刻，重新回到他的書桌，從抽屜中取出他的日記。

沉思片刻。他執筆直書。

九月廿日星期三晴。早上校長又走進我們的課室，把我們大罵一頓。他罵我們蕩來蕩去，整日無所事事。會考班怎麼能够如此？我們被他罵了一頓，心裡是有點不甘的。不錯，我們班上的確有部份同學浪蕩在外。但錯處却怎能全怪我們呢？他為甚麼不問明白，我們為甚麼總在課室外溜躑？為甚麼不問問為甚麼那個語文教師總要趕我們出去？我們真的那麼無心向學？今年也是的。我們不知倒了甚麼霉，全班落得這個地步。真希望有個人真正的關心我們，為我們做個打算，給我們一個指示。或許，或許這樣我們就不會這麼慘了。

不知父親最近做甚麼了，一直在忙進忙出。連正眼也不看我一看。更不要說和我談上幾句。我是他的兒子呵，他為甚麼這麼不關心我呢？要會考了，他連問也不問。如果我不幸落第，看他又要說些甚麼。

報上說，我們的國家中的兒童至少有十巴仙有精神性問題，需要心理治療。我須要嗎？如果我真的有問題，那絕不是我自己自發的。一定是那些外在的事件。譬如，讀書的目的，事到如今，我還是摸不清。我只覺得去學校讀書不過是拼分數，參加課外活動是要 ECA 的 Marks，那是多麼無聊的事。而老師們（除少數特殊情形者例外）進課室，他們的責任僅在於教授課文而已，其他的一概不理，耳不聞眼不見。他們和我們的惟一連繫只是課本。除此，我們則是兩個世界的生物。為甚麼我不能遇到像石原慎太郎筆下的那個健介老師，或是 To Sir With Love 的黑人老師呢？他們是多麼的關懷他的學生呵！唉，不說也就算了，在這個金錢社會中，連教師也成一種職業，還有甚麼可說的呢！哈，實在不敢想像，如果這篇日記有一日落入某個老師手中，被他看了，不知會有甚麼後果。

圈完逗點，他把筆收好。重新又細細看一回，慎重的收回抽屜，鎖好。心上了一件心事。一天又過去了，他想。

會考，還有六十五天就到。

同一夜。同一時間。

華嵐的一個老師在自己的房中噴着濃濃的烟霧，在燈前細看一個多面琉璃球。他無意間發現琉璃球有一道細孔。因此，他不為琉璃球的多面折光所迷惑而能看透它。他眯眼細視，午夜就從他的琉璃球中的細孔走過。他眯着眼踏進另一日的清晨。

（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日稿）

叛逆

小時候，他是出名的頑皮鬼。有一次，在玩「射箭」這玩意兒時，被同伴削尖的竹射入左眼。於是，他的左眼瞎了。

也許他是值得驕傲的。成績單上從不會有赤字的那種好學生，雖然他不會努力過。時常看到他靜靜的坐在角落里冷笑；笑那舉止庸俗得使人心痛的同學。他沒戴眼鏡，照理說，他是應該買一個黑色的鏡面來遮住那缺憾的。該怎樣說他呢？唯一的右眼常迸發着灼人又像刺人的眼光。那隻左瞎眼，我不忍去形容。臉孔可能比你我的還要俊美。鼻子是屬於很男性的那種，叛逆得很。

每天早上，他迎着晨風，坐上那輛有點蒼老的學生車。中午一點半，太陽開玩笑的在他頭上賴着，他又回到學生車的懷抱。到家。疲憊得有點悲哀。吃飯。沖涼。接下來的空白，就得看心情的好壞去描繪。心情爽時，他會很快樂的把功課做得好好的，有時，還會高興得哼着歌曲呢！情緒陷入冰點時，功課不做（明天抄也一樣。），就這樣的把整個身軀，整個空白拋向失却彈力的大牀上，連在夢中也要挨人呢！晚上，心血來潮時，會寫那好爽好爽的文章。不快樂時，甚麼都不做，就坐在桌前胡思亂想，有時想起早上被同學們當做「獨眼龍」來當笑料，就會越想越入牛角尖，把自己殺掉也是常事。

（他永遠都不會死的，因為每天殺掉自己之前，他都會覺得對自己太過份了，立刻同情起自己。）

阿蛇「吃蛇」（偷懶的意思）沒來。他無聊的敲打着滿臉瘡痕的木桌，木桌發出使人想輸入棺材的濃音樂，把旁邊的傢伙惹得昏昏迷迷的。那傢伙狠狠的瞪他一眼，他還是故我的繼續下去。那傢伙終於發作了，立刻邀他打架。（其實，那傢伙只是一時衝動，並不是真的很想打架。）但他還是勇敢的接受了。

那個傢伙故意多嘴的提醒他少了一隻眼睛，對他將是吃虧的。他突然爆炸了。（每當有人說到他的一隻眼睛，他就是這種要吃人的兇樣子。）他給了那傢伙一記重重的左鈎拳。那傢伙可也不是好惹的，立刻示以顏色。

人鬥人開始了。

桌子椅子急促的跌在地上，發出助威的音響。男孩幸災樂禍的呼叫；女孩矜持的躲在一旁，不時用手心拍着胸部，嬌嚷道：「好嚇人哩！」風扇「呼呼」的以最快的速度伴奏吶陣。

他迷失了自己。……

訓育主任也真是他媽的王八蛋，那里可以這樣的撕碎他的自尊心。那天，只爲了他在一位同學的背後貼上「胖仔」的字樣（那位同學的確也胖了一點。），恰巧被訓育主任碰到，立刻扳着臉孔譏他道：

「喂！知道嗎？你還沒資格作弄別人。先用鏡子照自己的樣子，最好你能發覺瞎了一隻眼的醜態！」

只這幾句話，他的感官要暴斃了。

（一支利刃刺進他的心窩。他好痛！）

回家時，他突然在學生車上哭了起來。當然不是大大聲的；而是淚滿眶，心田在嗚嗚咽咽而外面沒有聲響的那種。

他真的不能使自己冷靜下來，那會使他想得好多好多的。他發瘋發狂大叫大喊的馳騁於田野之間，直到精疲力竭。躺在大樹下，疲倦得睡着了。夢里有無數的夢魘，都是與「獨眼龍」有關的。他曾看過一部電影，里面的「獨眼龍」好嚇人哩！他從不敢照家中的那面鏡子，也只有不照它，他才會暫時忘我的。忘我的！該有多幸福，他想。可是，從人們的眼睛及嘴巴他又找回自己，尋回「獨眼龍」。（同學們從未饒過他的缺陷。）哈！獨眼龍。瞎子。他的心絞結成一片，該有多痛？

他真的想哭，那種解脫自己，忘我的大哭。哭哭哭，他的眼眶已鑲着幾許的淚水。

他逃學了一個星期。奇怪的是，訓育主任的 Datsun 的車輪竟莫名其妙結結實實的吃了三寸長的釘子，究竟是不是他幹的？訓育主任曾懷疑逼他，可又找不到証據，只好忍痛作罷。

後來，他輟學了。聽說他是當海員去了，他的這種叛逆味道其實是應該屬於海的。這里，要深深的祝福他，相信唯有海才能告訴他少了一隻眼睛並不可怖；並不值得毀掉自己。

林燕何

有一種風

● 他的剖白

深夜了。已經是深夜了。大概有三四點了吧？管它呢！時間對我又不重要。

按了幾下鈴，一會，鐵門開了。是女傭阿英。

「還沒睡呵？唔……」我問阿英，有些模糊，我有些不能支持了。

「啊呀！怎麼又喝醉了？當心你的身體。看你，快跌倒了。還是讓我扶你進房間吧……」

……阿英半責備半關懷的說。就只有阿英會這麼說，會對我這麼好。

「阿英，老頭子還沒回來呵？」我漫不經心的問。他真沒資格做我「父親」。

「嗯。」

門外忽然有一陣煞車聲。大概是老頭子回來了！老頭子有着永遠也「應」不完的「酬

」！

「阿英，阿英，妳死到那裏去了？……」果然沒錯是老頭子。

「阿英，快去吧！我還能走動。」我跟阿英說。阿英去了，我獨自上樓。我太累了，太倦了。我要休息。

衣服也沒換，我把自己拋在牀上。剛合上眼，一陣吵架聲由遠而近傳來。

「……太太，那是應酬應酬嘛！……」

「應酬應酬？玩女人倒真……」是那個整天吃飽只會搓麻將的老媽子的聲音。

「逼不得已逢場作戲嘛。……」

「看你，還敢說出這種話來，真豈有此理……」老媽子大概要送幾記耳光了。

「就這麼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永遠沒個完，看老娘的厲害。」

「啊嘯，太太，別人笑話啊……」

「你偷女人別人就不笑話……」

「太太，饒了吧……」

「嗚……你沒有良心的，你為甚麼不摸摸良心，你對得起我嗎？我為甚麼會嫁給你這種人，真瞎了眼……」老媽子大概又使出她的看家本領了。真可以提名去競選奧斯卡了。

我再度合上眼，我真的太疲倦了，太累了，我需要安靜。

* * * * *

醒來。

阿英已把早餐弄好了。草草洗過臉，便用早餐。

桌上壓着一疊鈔票。阿英說是老頭子留下的。

拿了課本，老林已在等我了。老林是老頭子請來載送我上學放學的。我很厭煩的坐進去

到了學校，已打了預備鐘。好險，差點就遲到了。

點名時，彼得，大衛，強尼，羅倫斯都沒來。

休息時，級長說主任要見我。我心裏忽的冷了起來，像做錯了甚麼。

提心吊胆的，脚步好沉重的來到主任的辦公室。按住跳動的心，好容易才舉手，敲了幾

下門。

「進來。」是主任低沉的聲音。

我輕輕的推開門，雙腳向前走。心跳得更快了，像要跳出來似的。

「坐下。」主任溫和的說。我像沒有主宰的坐下。說了聲謝謝。

「寒秋，怎麼功課退得這麼快？」主任說。

我沒說甚麼。我實在不知說些甚麼好。我不敢接觸他的目光，我令他失望。

「是不是有事？」主任又問。

「沒有甚麼。」我說。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撒謊，我感慚愧，無地自容。

「社會，環境，家庭，以及一些外來的引誘等因素，常常造成青少年無心向學。你也不是小孩了，該懂得思考。我也不必囉嗦一些甚麼。要是有任何錯誤，能够改過仍然是好孩子。好了，沒事了，回去教室吧！」主任說。

我像一隻擺脫了囚籠的小鳥，鬆了口氣。

幾個小時的時間，像蝸牛般爬過去了。盼望了許久的放學鐘，終於响了。掙脫了那像監獄的教室。老師機械的面孔。那令人討厭想睡覺的書本。

遠遠的，老林和車子已經在等我了，老林就是這樣準時。

我又眉頭皺了。回家，那個家？外表是堂皇富麗，裏面是空虛，溫度是零點之下。令人像置身冰窖。一切，冷冷的。

不回家，我又能怎樣？對了，就不回家吧！那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冰窖。主意一拿定，我輕鬆了很多，便加快了脚步。

把書包丟進車裏。我跟阿林說我不回去了。就把書包載回去吧！老林有些為難，結果還是拗不過我。

獨自在街上閒蕩，我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就像我不知為甚麼會活下來？活着又不知為了甚麼？我也不會傻傻的去想那些他媽的的問題。這種問題真討厭死了。好像永沒有答案似的。現在，我只想做甚麼事是充滿刺激性的。刺激，尋求刺激，多好玩的一件事啊！刺激能使人不去思考，使人的知覺麻木……

「叭！」正想得出神，忽然一陣煞車聲，跟着我旁邊出現了一隻粉紅色的跑車。

「哈囉！人生何處不相逢。」原來是大衛，強尼，彼得，羅倫斯充司機。彼得開了車門

，我跳上去。

「今天這麼好仔。」強尼說。

「人家是前途無量，將來充滿希望嘛！」大衛說。

「够了吧！」我沉着臉說。

「認真啦！我們的少爺。」

「喂喂！你們看，羅倫斯竟然連紅燈也闖，真他媽的有種。又刺激。」

「你們要去那裏？」我忽然問。

「去看一部火辣辣的片子。」彼得說。「誰請客？」強尼問。

「當然是我們的米高啦！米高的袋子是永遠也不會空的。是不是？」羅倫斯背翻過身說

是甚麼時候起，我已不再是寒秋，而是米高了。我已經由寒秋轉變成米高了。唉！還是不想了，越想越煩。

把車子停好，買了票。躲進冷氣的戲院。

從戲院出來，時間還早，我們就去遊車河。現在，我把甚麼都拋到九霄雲外了。我們有說有笑的，羅倫斯又常常闖紅燈，刺激得不得了。

大衛拿出一包香煙。一人一枝。我沒嘗試過，經不起他的好意，我只好接受了。

吸了一口，二口……忽然，我覺得整個輕飄飄，像踩在雲層上，軟綿綿的，啊，我摸到了，藍藍，可愛的天，白雲飄着……是誰在呼喚我的名字……

「米高，怎麼了？」彼得叫了一聲。我像從夢中醒來。

霓虹燈已開始亮了。我跟羅倫斯說：

「去找個地方吃吧！」我有些餓了。

我的心有些不安，好像預感到有甚麼不幸的事發生。

從食店出來，大概喝了些酒，無意和一個人撞着。四目相對，啊！是媽！拉着一個可以做她的兒子的陌生的男人。一下子，我裝得若無其事。

「走吧！我要回去了。」我對大衛他們說。

* * * * *

躺在自己的房間裏。一下子，我想起了很多很多。想那些從沒想過或已經想過的事。

認識彼得他們，該是幾個月前的事了。在這之前，我是個用功的好學生。學業成績總在十名之內。老師總叫我努力努力。那時我甚麼也沒想，就是勤力讀書。而這個年底，我就有個文憑考試。

這樣過了些時候，漸漸的，我對讀書感到厭倦了。該死的讀書，它不能彌補我心靈上的空虛和寂寞啊！我不要讀書！我心裏狂喊着。

那麼偶然的，我認識了彼得，大衛，強尼，羅倫斯。知道了他們都是「尋求刺激主義者」，我不加考慮的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以前，我們是一句話也搭不上的。他們說：人生有幾何，讀書讀了又如何？別把生命青春賣給書本，他們說我是天下第一號大傻瓜，不享受人生短短的幾十年，以後後悔來不及了。啊！怎麼以前我也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以後的日子裏，怎麼說呢？

令人發厭不耐煩該死的課本，我把它們去在一旁。除了上課，我們整天就只知道尋刺激，駛着最快的速度。有時高興就不上學。

周末的夜晚，我們去參加那些瘋狂的舞會。喝那些香醇的酒，每次總是無醉不歸。

彼得說：有難同當。

強尼說：有福同享。

我說：有死同死。

羅倫斯說：同歸於盡。

「……你竟敢……」是老頭子回來了一番風雨又免不了。

「是誰說的……」

「是我親眼看見的……」

「你可不能含血噴人呵……」

「妳還不承認！三更半夜還在跟人打情罵俏，也不想想，自己是甚麼身份。還說甚麼風

韻不減當年……」

「你……你……」

「我怎麼啦？我已監視了幾星期。現在人証物証，還有甚麼話說？我辛辛苦苦賺錢，供你揮霍，亦竟然還不足，學人家偷漢子，養小白臉。好了，我們明天就去辦理離婚手續，這樣下去，也沒甚麼意思……」

「……」

* * * * *

一早醒過來。有些懶懶的。真想曠課一天。逃課在我已經是家常便飯了。有時害得老師也以爲我有甚麼不舒服。因爲我以前是不隨便逃課的。但是，以前的我死去了。不久前仲說我變了，就爲了那句話，我們再也沒說話了。雖然以前是好朋友。

後來想想，呆在家也沒意思，無聊。我便又拿着課本上學了。

到了學校，今天早了些。鐘還沒响。

教室裏，大家聚在一起，好像在討論甚麼。本來這在我是沒有甚麼值得我奇怪的。不知怎的，今天，我竟上前去湊熱鬧。

忽然仲發現了我。他把我拉去一旁。一方面，他的臉上充滿驚奇。我們已經有些陌生了。陌生得話也說不出來。一會，彼此恢復了平靜，仲說：

「還好吧？」

那聲調，似陌生，又熟悉，我已很久沒聽過這種口調了，是那麼親切，充滿關懷，而又是那麽遙遠。我沒勇氣接觸他的目光，我會無地自容。

「發生了甚麼事？」我忽然想起。

「羅倫斯，大衛，彼得，強尼出了事。聽說他們半夜還在公路上飛車，結果撞着輛載木柁的囉哩。」

「真的？後來怎樣？」我有些不信。是在夢中吧！

「送進了醫院，據說生存的機會微弱……」仲說。忽然像發現了甚麼。「秋，你瘦了，你這樣蒼白……你怎麼了？……」

一下子，我的眼前是一片昏黑。彼得大衛羅倫斯強尼正在向我招手，一邊笑，一邊叫着我的名字……

羅倫斯說：同歸於盡……有難同當……

……

「秋，秋……」仲又把我從幻境拉回來。

然後，像過了幾世紀那麼長，放學鐘响起了。老林也在等我了。

我跟老林說我不想回去。

又一個人在街頭遊蕩。

我的心是空蕩蕩的。

我知道羅倫斯他們不會出現在我身旁了。永遠也不會了。我也知道有一天總會出事的，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只是我叫自己不要去知道。而出事了，我却大幸或不幸的逃出鬼門關。我還說過有死同死……

「叭！」的一聲，又一輛跑車從我身旁察過。我嚇了一跳。我知道司機不會是羅倫斯了，而坐在車中的也不會是強尼，大衛，或彼得了。

假如羅倫斯知道闖紅燈是會闖出禍來的，假如我仍然是以前的寒秋，假如……：一千一萬個假如，但「假如」不了已成的事實……

* * * * *

● 他的遺書

爸，媽：

這是第一次，從我知道甚麼叫做溫暖，甚麼是天倫，呼喚你們，雖然我心中十分不願意，但不管怎樣，這也是最後一次。（是幸？不幸？）

我只希望你們很平靜，平靜得好像沒發生甚麼事，不要驚奇，慢慢讀着我的信。

該如何開始呢？我已決定要走了，而且永遠的走了。「永遠」的定義是甚麼？知道嗎？不要有絲毫的激動，我說過的。你們就當是丢了件破皮鞋，或一件討厭的東西。

每每，看到別人的家庭多溫暖，我心中就浮起了羨慕，接着是妒忌。但我又能怎樣？一次又一次的，我讓自己活在自己所編織的夢境。而夢，是永不會實現的。

我有足夠的金錢，但那是物質的。我的心靈是空虛的。空白的，貧乏的。

爸爸有着一生一世也沒個完的應酬，媽媽呢？搓麻將，偷男人……

幾時，你們會爲我而喜過，怒過，哀過，樂過。這樣，我不是太苛求了？

最近，我常常覺得人生對我是沒有多大意義的。這些，你們當然不了解。你們只是主觀的認爲錢是萬能的。以及一些物質或肉體上的享受。

以前我不想信命運，但是現在我却迷信我們的緣份已盡，那麼，來生再續吧！如果能够最後，轉告仲一聲吧！我已經是個不能自拔，無可救藥的人。叫他忘了，就算做沒交了我這個朋友。代我謝謝他對我的關懷，好好唸書，做一個永遠是父母心中的好孩子……

陸永光

又是一天

清晨六時。

陣陣雞啼响遍整個魚池村。太陽剛剛升起，在山邊露出一小截金光。

這時，整個村開始熱鬧起來。騎腳踏車的成羣在曲曲彎彎的小徑踏着，迎着晨風，向着村口踏去。在稀稀落落的亞答屋裏偶而傳來陣陣的聲响，小販推着攤子在不平的黃泥路上，發出器具與器具相碰擊的聲响。偶而會有陣陣的狗吠聲，加上養豬戶那裏傳來陣陣令人厭惡的豬叫聲，大地開始了一首交響樂。

從一間破舊的亞答屋傳來一陣聲响。

「喂，快點起身啦，現在幾點啦，睡到像隻死豬那樣……」阿豬的老婆亞玉叫喚着她的老公起身。阿玉清早就忙個不停，準備了熱騰騰的咖啡，那幾條隔夜的油炸鬼，還有幾塊麵包，全搬出來，放在桌上。

阿豬揉揉變眼，半天才睜開眼，眼前白茫茫一片。許是昨夜暈睡之故。

「一起就起啦，大清早就哭父哭母的……」

阿豬拖着懶身，向着屋後天井走去，懶懶的把水桶吊入水井中，然後拖着繩子上來，裝

滿看來有些黃澄的井水，他用手掬水，直往臉上撥去，頓時清醒起來。太陽開始微弱的照在阿豬的身上，暖暖的，怪舒服。阿豬抬頭望着天，呵，又是一天的開始。

離阿豬蹲着的地方不遠處飼養約二十多隻雞，在叫着，喔喔……。難怪那群雞會叫，還未飼它們呢！阿豬往那個雞籠走去，伸手去籠裏鋪着的乾草摸去，摸到一粒雞蛋，沾滿雞糞。

阿豬嘀咕着，也不知在嘀咕甚麼似的。往井那邊，揀上一桶水，洗淨了雞蛋。

今天就煮粒雞蛋吧。他走進屋裏，裏面零亂不堪。才幾歲大的兒子，在哭着，也不知究竟哭甚麼。兩個比較大的坐在桌前，伸手向桌上的油炸鬼抓去。阿玉目睹，就拉起破銅鑼的嗓子，罵着兩個不肖的兒子：

「喂，死天壽仔，伸手拿甚麼？那些油炸鬼是留給阿爸吃的。大清早就像餓鬼一樣。要吃就拿那幾塊麵包來吃。」

「媽，我要，我要那些。我不要那些，無抹牛油的，不好吃的……。」兩個孩子在吵鬧着。

「再吵看，我就給你們吃『棵條』就知。」

阿豬走去，兩個孩子望住他。

「阿爸，給我吃那些。」兩個孩子指着桌上那些油炸鬼。

「不要亂，亂的沒有得吃。」

阿豬抓起桌上的一條油炸鬼，撕開兩條，每人分一小條。總算平息了吵聲。

阿豬走去廚房，用鍋子盛些水，然後放入雞蛋。放在火爐中去煮。

走回廳，坐着。先喝點咖啡烏。然後抓起油炸鬼往嘴裏送。

「還沒有飼雞？」阿豬問正在忙着炒地的阿玉。

「你就好命咯，我七八早就起來，做這做那，忙得要死。你也不去幫我飼一下？」

阿豬沒有說甚麼，喝着咖啡。

猛然想起雞蛋，走去廚房，揭開鍋蓋，水滾騰騰的。熟了吧！阿豬想。整個鍋子拿起，倒掉熱水，拿起雞蛋。

走回廳，剝開蛋殼，然後吃着熱熱的雞蛋。

他穿上一件衣，一條短褲。走到屋前，把那輛三輪車拉出來。

太陽升起。阿豬慢慢的踏着三輪車，向着村口馳去。

沿途搖着鈴子，警告那些在路中嬉戲的小孩子。

「要死啊？這條路是汝爸的，怎伯撞死汝人才知。」

他正罵着一羣在路中玩耍的小孩。神氣活現的。

賣豬肉的財伯踏着腳車，後面裝滿豬肉，向着阿豬的方向踏來。

「喂，財伯，這樣早啊？」

「阿豬，早。好無？」

財伯從他的三輪中擦過，彼此回敬了一句話。然後，彼此向着不同的方向踏去。

去到市區，首先，便踏去那檔印度人經營的咖啡檯。幾個三輪車夫早就坐在那兒，大談特談了。

他從褲袋中抽出包香煙，拿出一根，然後用火柴點燃。

「Kopi」他向着那印度人講。

阿豬喘了一口氣。暫時鬆懈鬆懈。還早呵……。

他加入了他們的話圈。一時笑聲，三字經，敲桌聲响遍。

待喝完咖啡，才踏着三輪車離開。

在市區裏踏着，踏着。踏了整早上，也踏不到一個客仔。阿豬嘀咕着。唉，日子真難過呵……。阿豬打了個呵欠，迎面而來的陽光照得阿豬怪熱的，阿豬滿身大汗，索性解開鈕扣，露出一大截肚皮。

唉，真累。

他把車踏到街邊的那棵大葉樹下，停下睡覺。

醒來時，日正當空。已是中午十二時了。

魚池村。熾熱的陽光普照着。熬熱得草樹們垂頭喪氣。

阿豬把三輪車停放在屋前。就聽到屋裏炒菜的聲音，陣陣香味傳來。肚子已餓了，踏了整早上。幹恁老母……。

「阿爸回來了，阿爸回來了。」幾個孩子衝出來，爬上阿豬的三輪車。

「回來了？」阿玉問。阿豬不答。

圍了條毛巾，走到天井沖涼。

阿豬把大盆大盆的冷水淋着，週身怪舒服的。

天黑黑，要落雨，阿……少年愛查某，無某真困苦……錢，錢，錢，老子有錢，有錢怎麼樣？……

阿豬胡亂哼着，甚麼煩惱怨氣都給哼掉了。

「喂，沖涼就沖涼，哭父哭母甚麼？……」聲音從廚房那裏傳來。

有錢怎麼樣？有錢能講究……阿香要嫁賢選凭，選來選去選無人，若是……

沖涼畢。精神頓時好起來。

「吃飯咯，回來吃飯咯，死天壽仔……」阿玉一面從廚房裏捧菜到飯桌，一面拉着嗓子叫孩子。

望着熱騰騰的飯菜。菜心，豆芽，還有一碗豬肉湯。阿豬狼吞虎嚥的吃着，一碗吃完又去添一碗。

飯後一支煙，快樂像神仙。阿豬抽着煙，躺在木床上。

「還不出去踏？像隻豬一樣，整天只會睡……」阿玉又發嘮叨了。

「幹恁老母，哭父哭母做甚麼？」

阿豬從牀上起來，穿起外衣。

「爸，給我鐮。」幾個孩子圍住阿豬。

阿豬從袋裏掏出三角。每人分了一角錢。

錢到了手，幾個小鬼飛也似的奔出外了。

阿玉在餛飩給剛滿週歲的孩子吃。孩子閉着嘴不肯吃，粥就撒在地上。阿玉輕輕的打了

下他屁股，孩子便「嘩」的一聲啼哭起來。阿玉已够疲倦的了，忙了半天，還是要忙。阿玉沒有甚麼可怨的，他有了男人，雖然不出息。也有了一群孩子。但對於阿豬始終有些滿意，只是一種平凡女人的安命態度使她不再埋怨甚麼。

想當初阿玉的阿爸阿媽死後，留下這間破亞答屋，自己又是個獨生女。許是她那時年紀輕輕，就被這個男人看中，常常來她的家，孤男寡女。後來他竟光明正大的住進來了，起初村裏的人就話多多，後來見怪不怪，也就沒有甚麼了。然後就生兒子，相罵。生兒子。相罵。一幌就過了十年。

午後，悶熱。

阿豬把三輪車停在旅舍外。真熱呵……烏豬自語。睡個午覺吧！坐進自己的車中，閉目養神。

一隻狗在馬路中伸了個懶腰，吐了吐舌頭。

那檔冰水，不因天氣酷熱而生意好起來。那老頭兒坐在木箱上，打着瞌睡。天氣實在很熱。

阿豬睡着了。

猛然的，他被一個人推醒，揉揉雙眼，口裏一直埋怨着：「幹恁媽……。」

「載我去倫敦旅社，阿豬。」口裡刁着香煙的女人說着，吐了一口痰在地上。

他打個呵欠，用髒黃的毛巾抹擦臉上的汗珠。

「快點啦，慢吞吞的。」

「好啦！」心裏一直罵着「臭鹿，臭鹿。」

那女人坐在車裏，他推着車子，然後一脚很熟練的跨過，坐在車墊上。

落暮時分，車輛人羣絡繹不絕。人聲，車聲，汽笛聲構成噪音。

阿豬慢慢的踏着，欣賞街景。

「趕快點啦！」

他加快了速度，轉了個彎，再踏不多久。到了。

到了。到了。倫敦旅社。
她遞給他一張一元鈔票，阿豬用手捏住鈔票，順手放入大成藍褲的袋子裏。
暮色更蒼茫了。

夜晚，後巷。夜色陰森的瀰漫整個後巷。

阿豬走進巷中，似走入一個陰森的世界。天上月亮孤獨的掛着，月色冷冷。
一個女人向他走來。口中含着一根香煙，煙頭燃着，微弱的在黑夜中閃着，閃着。
許是黑暗掩蓋她的蒼老吧！但仍掩不住滿腔的無力與沙啞。

「幾鐺？」阿豬盯着她，不懷好意的。

那女人用手擺了擺，說：「五扣！」

阿豬盯着她，然後嘲諷說：

「喂，臭鹿，也不去照照鏡子，無人愛啦，老婆婆，送人都不要。」

「好啦，不要講多啦，隨便，Batu 開市，大減價，四扣！」

「三扣。臭鹿。」

「四扣。不減。」

「三扣。」

「四扣。」

「不要。」

.....

從後巷步出來，阿豬的膀胱在脹着。

臭鹿臭鹿臭鹿臭鹿臭鹿。

天上，月冷冷。

九點。

烏豬坐在一間茶室。他叫了支烏狗啤。

大口大口的往肚裏灌，身體頓時熱起來。

「伙記，來一角花生。」

剝着花生，往嘴裏送。

一支完了，再叫一支。一叫完了，再叫一支。

阿豬不多久就有醉意了。

拖着輕浮浮的身軀坐上三輪車，向着夜色中踏去。風呼呼，寒冷直逼。酒氣抵不了風的
冷冽，好個寒冷的夜。

回到家門口，把車停在門前。

很晚了，魚池村靜悄悄一片。

一聲狗吠聲，打破了寂靜的黑夜。

阿豬的臉上暴着青筋，滿臉紅透。

屋內點着一盞火水燈，微落的光照着屋內的一角落。

房裏是阿玉的鼻鼾聲，一聲一聲有節奏的响着。

阿豬隨手倒了杯水，喝着。好熱呵！打開窗子，風吹進來。

阿豬進入房中，幾個孩子睡在舖着席子的地上。很安祥的睡着。阿玉睡着，胸部起伏着

阿豬躺在阿玉的旁邊。

「喂，起來，起來。」阿豬輕叫着。

阿玉醒來，知道又是甚麼回事。

「滿身酒氣，討厭，別煩我，我要睡……。」

阿豬整個身子厭過去，抱住她。

阿玉掙扎着。「討厭，別煩我，我要睡……。」

阿豬心頭發癢。發癢。酒。酒。癢。癢。癢。

半响，阿豬疲倦的躺在牀上。

躺在牀上。阿豬胡思胡想着，想着一些往事，一些舊事。童年，赤裸的童年。和同伴逃

學到百樂門去裸泳，在陽光下暴露着，去偷採菓子。野性的血液很難約束。父親的鞭打，母親的責罵。他是隻難馴服的野狗，浪蕩街頭，打架。……六年在逃學中總算「畢」了業，也停了學。從此……

阿豬嘆息着。彷彿有一種莫名的感覺湧上心頭。

阿豬想着想着，始終不能安睡。

阿玉已睡去了。他望了望她，淡然的。

阿豬起身，望向窗外。抬頭望着天，一輪明月高掛天空。

冷風吹着。夜涼如水。

「又是一天。」

阿豬走回牀時那麼想着。

週遭死寂。

吹熄火水燈，黑暗四方八面湧來。

一聲狗吠聲，在大地中響着。

然後回歸死寂。

阿豬睡着了，鼻鼾聲很大。

夜越來越深了。

——完稿七四年七月十五日

風訊

□本期將六篇文章集結為兩個專題，一為「訪談」，一為「詩集」。

□訪談專題共有三個訪談，其中兩個訪談，由本刊編輯人牧玲奴執筆，是他於前數月赴法國訪問時會見兩位畫家的訪談文字，一是華裔法籍畫家趙無極，一是法國畫家庫恩堡。另一個訪談，則是星加坡一家英文報章對陳瑞獻（牧玲奴）訪談的中譯。

□趙無極和他的抽象畫，只要稍為注意藝術創作的人，都會知道。可是，在此詩此地，當許多人認為抽象畫是「現代的」時，讀者們也許驚奇的是，趙無極在這篇訪談中，認為抽象畫已是古典（Classic）的了。這樣，在藝術欣賞的知識來說，這個距離會不會顯著一點了呢？

□其次，牧玲奴的文章，以在本刊前會發表的來說，許多人覺得很艱澀，很玄，可是，在這一篇訪談中，卻被視為真正的寫實主義者。

□第二個專題是溫瑞安詩集「將軍令」的有關文字，在刊出將軍令的長詩外，另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 刊兩篇序和跋。溫瑞安年來創作勤奮，時有佳作，是最能拿出作品來的一位詩人。現在出版詩集「將軍令」，希望不是「結集」而是另一個開始。
- 在「詩情」與「詩想」的探討一文中，流川在論列前人的「一些詩的觀點後，提出了「上乘詩作，當是情理交融而成」此一說法，將歷來「詩言志」、「詩載道」的兩分法綜結起來，而為「理中生情、情中含理」。
- 「千年樹文化」是鄭百年博士交給本刊發表的第二篇文章，談的是文化問題，上下縱橫，脈絡清晰，行文暢麗，下期將刊出他的另一篇文章「靈光慧眼」。
- 本刊編輯人賴瑞和在「一個新聞翻譯者的觀點」中，提出新聞翻譯者的處境。這一方面的事，談的人不多，現經賴瑞和提出，希望有關人士，多在這方面探討。無疑地，新聞翻譯文字的讀者最多。
- 自從風訊裡透露需要論述的文章後，各方的反應良好，且都能拿出作品來，這顯示了在文學理論、評述、欣賞諸方面的成長，現在，要看創作方面的成績了。
- 在創作方面，謝清的「看一個多面玻璃球」，從多面角度描寫一個少年人對現況的迷惘與感受，也間接呈現了一些現社會制度下的問題。不傳達任何見解訊息，只表達「實況」。
- 林燕何在本刊第一次露面，「有一種風」寫得很流暢，表達的同樣是少年問題，編輯室曾經考慮將該文的第二段「他的遺書」整段刪去，這樣，也許較有「餘韻」，但為了尊重作者的原意，還是整段保留下來。
- 陸永光在他的小說裡繼續寫他的「烏豬」，一個下層階級的小人物，如能繼續下去，再在性格的刻劃下功夫，以「烏豬」此一人物為中心的「小說」，不難特出。
- 小坦西也是第一次在本刊露面，「叛逆」一文，頗現潛力。
- 本期封面，是庫恩堡的「馬蹄聲碎」，下期封面將刊出趙無極的一幅抽象畫作品。
- 下期的論述文字，將有秦葵、流川、鄭百年、賴瑞和諸人的文章，溫瑞安的一個中篇亦將刊出，此外，還有朱牛八、鍾瑜的小說等。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KDN 7603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59 期 ● 一九七四年九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